足利學校祕籍叢刊第二

毛詩註疏

第四卷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刊

附釋音毛詩註疏　第四巻　目次

毛詩註疏

第四卷

足利學校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五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 【疏】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章八句四章五章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 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后稷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

公用

授

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旣因之武亦因之故幷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受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礼。禋音因嬪婢人反韣音獨弓衣祓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

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眞愼反見賢遍反齊側皆反又如字

疏 厥初至后稷○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

維后稷以結之。鄭惟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生民至帝焉　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是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

後仍爲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
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並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
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
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
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
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禘
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
亦謂之太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
受命之大雖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以名經之民爲
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
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
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
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
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
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
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
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
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
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
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

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
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
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
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曾何殊特立姜
嫄之廟乎融之此言盖得鄭旨但以姜嫄爲出妃則於左傳
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傳禋敬至之義
前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
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以昊天上
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
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
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
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表準曰禋者煙氣煙𡎺
也天之躰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
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
難者曰上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
帝其本言煙𡎺之礼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
享也辨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
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
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功以準言爲然鄭於尚

生民

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雅禖爲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礼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来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産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禖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内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内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夆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内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礼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礼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

生民

衣執弓矢與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爲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註王權有此問焦喬荅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礼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礼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

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
注耳然禮注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
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箋克
能至之禮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
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
檀弓云巫先祓拂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
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
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
高辛氏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
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
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
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
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
履踐至利民　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
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
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
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
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
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

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以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夫必有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爲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箋云帝上帝至后稷 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

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知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爲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敎於

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雖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彌面支反達他末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拆勑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四亦反菑音災註同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

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徙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疏誕彌至生子。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原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比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副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原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亂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亂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　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

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比王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至言易　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　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拆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堛災害其母以横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拆堛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拆堛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堛之是堛爲裂也拆堛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是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爲美耳横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横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拆堛災害不爲

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毋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天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毋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　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　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弃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既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己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之亂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

得疑其犯礼奸淫而有此亂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礼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虫成爲己子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毋實有天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編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

嚳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訴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駮之曰凡人有遺躰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躰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原有汙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繫錯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之

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
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
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幽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
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
害以何爲幽也且四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
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
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
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
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
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爲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毋也比

之後出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巳子足以自專不假尭
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尭爲人兄聽毋棄柔縱其安忍之心残
其聖父之亂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
哉若以尭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尭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
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
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
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説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寘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氷○藉在夜反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疏 誕寘至呱矣 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

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
共避而撫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
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
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
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
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
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
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
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
愛至天下　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
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
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
龍顔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
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
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爲遺腹矣○箋天異至異之
　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
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
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
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
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

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

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煖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毋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訏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說文作㠜云小兒有知也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荏菽戎菽也斾斾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箋云蓺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蓺魚世反荏而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斾蒲具反穟音遂幪

莫孔反䬉田節反嗪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疏實覃至嗪嗪。毛以為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
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
后稷有所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而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岐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咲之纔
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藝之者是荏菽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䆉䆉然美好所種之麻
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
誕者為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實訏為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訏然餘同○傳
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為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
以岐為有智之意嶷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箋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訏為厥聲載
路而言誕實匍匐為克岐克嶷而設敗實之為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
能岐嶷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為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

在其閒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噓
乎儀禮註云覃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
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
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
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
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
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
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
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
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彼見其閒懸遠之意也后稷
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
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
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
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
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
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實　正義曰釋
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
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
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
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爲大豆註謂梁者亦

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絶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以藝之之文爲下摠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穟穟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配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以其蔓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唪唪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瓞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藝樹至天性　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故云藝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高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

茀厥豐草種之黃

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茀音拂韓詩作拂拂弗也種文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褎余秀反穎營井反穟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疏 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為既言后稷為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為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穡之必好以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穊之処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雖種而肥大實褎褎然而生長謂夏

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
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
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
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包謂苗之茂盛種
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爲異其文
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 正義曰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
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
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茀治至天命
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
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
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閟宮
言植稺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
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黃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
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
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
繫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臃腫無用故以
種爲臃腫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
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
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尺然舉一以
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
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
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
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
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二百里納結注云銍斷去稾也秸
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
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
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栗栗然恒
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
栗是栗爲穀熟貌出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
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
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
邰謂封爲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
順之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
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
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后遷之他所也○箋
豐至變更 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
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
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
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貌

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衆本初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褎
爲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欒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
實粟粟上言粟粟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案集註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
家無所變更者謂部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
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
三臣之上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
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
所治斄城是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天降嘉種秬黑黍也

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秬音巨秠孚鄙反亦黑黍也又孚甲反郭
芳婢反穈音門爾雅作虋同郭亡偉反赤粱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粱粟也稃芳于反字書云䆏糠也應應之

之應為于偽反下天為巳同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

任是負以歸肇祀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

為巳下卌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恒古鄧反本又作亙

穫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

【疏】誕降至肇祀○毛以為上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

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

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

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苗之穈

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秠至熟

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以芑至熟則於是

任抱之於是負檐之以此秬秠穈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

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異餘同

○傳天降至白苗 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天降嘉種者

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穈作虋音同耳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

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

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秠故此經異

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
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
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
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
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
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
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
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
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
穀也○箋天應至嘉種 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
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
稷重穋稙穉菽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天乃言奄有下
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
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官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
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廣
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順曰往者中山之地
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云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
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
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
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傳恒徧至郊祀 正義曰以言種

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文
上言封之於郃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
知此祀爲郊也○箋任猶至之後　正義曰以任爲異文爲
在皆故任爲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
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
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
者二王之後申明
肇不爲始之意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
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
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
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舂傷容反揄音由又以朱
反說文作舀弋紹反簸波我反蹂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溲
濤米聲也爾雅作溞音同郭音騷烝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
又誤作烰云烝也抒食汝反又蒼頡篇云取出也糠音康字亦
作糠俗米旁作康非淅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大復扶又
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毇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也子
飲反簠音
甫簋音軌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

載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羝都禮反字亦作羝軷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軷字林同父末反燔音煩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芟所銜反獮息淺反奠徒練反爇如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諏子須反

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疏 誕我至嗣歲○毛以為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穄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趍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為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

生民

熟

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
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
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
之禮以爲犯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
則加火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
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
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春揄簸蹂爲事
之次蹂之言潤既簸去糠或復以水潤濕之將更春以趨於
鑿載謀載惟謂將祭取謀其日思念其礼非穀熟已謀以此
爲思又以與嗣歲爲與起新歲餘同○傳揄扞至浮氣正
義曰以揄文在春下簸上既春而未簸故知揄爲扞曰謂扞
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
其黍然後春之然則文當在春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
春而爲之揄簸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上
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主故擧黍以言
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簸
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詁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
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烝
烝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烝烝淅米聲烰烰炊
之氣烝浮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

聲烝飲則有氣故言烰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箋蹂之
至之實 正義曰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
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潤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
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
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春春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
而揉出之此又潤濕之將復春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
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春糲
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春爲侍御則七升言春趨
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簸始爲糲米又一濕一春猶
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衞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
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
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
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
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
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春
不過如天子之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
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
與食用此米爲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孫毓
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甫以蹂爲蹂黍當先蹂
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

爲長集注等皆爲𨈆黍定本爲𨈆米者誤也。傳嘗之至曰
烈 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
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
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獮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
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
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
種穀令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
虞故獮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
其意爲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
初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
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
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
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獮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
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獮爲
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即請
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
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
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爲祈穀今社日卜
來歲之稼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
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

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
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
奠而後爇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
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
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
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
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
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
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
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
釋畜云羊牡羒牧牂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北
爲羝也軷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
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
上曰烈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往郊　正義曰惟思釋
詁文又申明遠火爲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
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釀而成食則臨祭
乃作故云右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
爲烝之釋之正爲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安文有春
簸之事其爲米者非獨爲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
實必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

其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礼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爲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礼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礼相变也又燔烈其肉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爲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爲尸羞也此后稷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礼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興來歲繼往歲　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嗣歲至上帝　正

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爲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舜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冑郊以正月既以正月爲郊則嗣歳郊之歳也故云嗣歳今歳新歳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日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歳之意内郊天主爲祈穀故也礼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爲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葅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卬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香亶都但反葅莊居反醢音海上時掌反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迄許乞反

【疏】卬盛至于

生民一

今。毛以爲上言將性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爲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爲郊兆之祀爲異餘同○傳卬我至大羹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箋亶誠至器質 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 正義曰釋詁

文上傳肇爲始此亦當然○箋庶衆至然焉○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爲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爲冀幸之義此既爲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九族自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鄭史受之○行葦韋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耇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又利兮反方言云凍梨老也鄭如字本又作慱同

疏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　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

尊事黃耇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愛之 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耇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耇凍梨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為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苨苨云

用　也

草盛也爲此于僞反泥内爲設同【疏】敦彼至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牧者爾所牧牛羊爾得踐履折蕩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
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昔之
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
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　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
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
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
至人乎　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
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
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
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
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
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戚戚内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
筵者或授几者箋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
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
老者加之以几○筵以然反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釋直吏反【疏】戚戚至之几　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

設

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遠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　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箋莫無至以几　正義曰迩近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迩卿面南北上迩大夫北面少進注云迩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向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彰史也○緝七習反重直龍反下同踧子六反踖子亦反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云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周殷用爵者尊兄弟也○酢才各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醆側簡反字或作琖同

疏　肆筵至奠斝　○毛以為乘

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蹴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罕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既爲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僔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　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筦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蹴踖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蹴踖之容則四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秉述上文與鄭異耳○箋緝猶至彰史　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令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僔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僔史○傳笄爵至一日爵　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笄似是異器故辨之云笄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爲揔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

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
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 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
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斝斝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
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
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斝爵
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
制言之不當舉斝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
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
則異姓爲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
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

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薦之禮非葅則醓醢也燔用肉
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醓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
禮云醓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臄渠略反字或作醵咢五
洛反毛云徒歌曰咢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咢徒歌謂之謠函
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䑙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
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之夜反
疏 醓醢至或咢 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
醓醢并非葅以爲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

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旣備又作樂
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
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爲加故
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鼓曰咢 正義曰釋
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
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
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通
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
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声
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
桃傳相涉誤耳○箋薦之至之嘉 正義曰醢所以擩葅禮
籩豆偶有醢必有葅故云韭葅則醓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
葅醓醢是也燔炙是正饌
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旣堅四鍭旣鈞舍矢旣均

之言釋也埶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埶箋云舍
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
鍭音侯又音侯矢名鈞規旬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
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
爲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序賓以賢

言賓客次第皆
賢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
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
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盖去者半處者半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
不在此位也盖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
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
音官睹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簟反觶之豉
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悌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
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勤音
其百年曰期
頤僅其靳反
【疏】躬弓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
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
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鞭矢其四鍭之矢既鈞停矣其
舍故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
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為異謂
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
同。傳敦弓至中執　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
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
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

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盡矣
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
之義言鍭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
輕重鈞亭內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
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
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
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
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蓺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
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
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之至爲賓 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
射放矢也傳言中蓺故又解之云蓺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
之揔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
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
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
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
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
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

㑭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
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
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爲毛之意
亦爲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　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
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
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
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
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
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
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
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
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
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爲
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
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
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
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
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
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
觶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

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耋
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已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
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
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觶此以語說
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慝至八十九
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
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
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
射者以御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
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
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
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兩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
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
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
者故言惡者不入為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
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
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耆耋好之後言
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
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
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

弓

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為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文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典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句古豆反說文作彀云張弓曰彀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遍四鍭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疏 敦弓至不

侮。毛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下之射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偏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 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比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 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偏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御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醹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枓

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　疏曾孫至黃耇。毛以爲賓射旣
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　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
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
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
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醹厚酌以
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耇將養之也。傳曾孫至祈報　正義曰
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醹厚謂酒之醇者說
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
升經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
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
養之故以祈爲報也。箋祈告至君子　正義曰祈告釋詁
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
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
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
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
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
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
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卽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旣
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
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

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湯來反魚名一音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

【疏】黃耇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耇老之人故得壽耇維有吉慶以受大天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

正義曰釋詁文鮐背耇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 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

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
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
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
正養。傳祺吉 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

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
廟旅醻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
意充蒲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
第四章以下徧皆同編
音遍下同見賢遍反
疏
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
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大平也
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
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猒飽其德既荷德
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
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
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摠稱之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

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纘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叙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　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踈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巳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

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賞於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輝胞狄閽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其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豉反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箋云君子斤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

疏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醻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蒲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既有

至其事　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　正義曰以傳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値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

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惣目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祖賓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光也疏既醉至昭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羞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箋殽謂至行之　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俶尺叔反嘏古雅反疏昭明至嘉告。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

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　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文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明也　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終又至其長　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有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俶始至諸侯　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

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士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
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
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
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
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
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以嘏至公君　正義
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之述則是終有嘏亦是
介爾之事俱爲神祐爾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
不從嘏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嘏爲厚釋詁文嘏作也
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嘏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也
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
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
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
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皆稱之曰公故言
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
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
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
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
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

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出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盖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栢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蘩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

【疏】其告至威儀　正義曰寀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説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王之所祭籩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明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栢豆至徧至　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

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葅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醓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麋臡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葅用陸產之物若葵葅與豚拍也其醓則別用水物若蠃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葅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葅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非葅青葅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蚳醢蜃非陸產蚳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孔尸至致故　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荅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

言維何也。箋朋友至之事　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

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豉反

疏 威儀至爾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箋孔甚至其宜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匱竭類善　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為竭類善釋詁文。箋永長至莊公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

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潁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壼苦本反鄭梱致也梱苦本反致直置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子孫

【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爲秉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秉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梱緻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壼廣　正義曰經言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爲廣也○箋壺之至天下　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梱以考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以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壺爲廣與毛異耳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祿福也箋云天予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被皮寄反注同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著直略反下同

疏其胤至有僕○毛以爲秉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爲又餘同○傳僕附　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傳不訓有爲又故知不與鄭同

其僕

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釐力之反嫚于眷反妃音配又芳非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直專反

疏「其僕」至「孫子」

正義曰秉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箋「天之」至「之妃」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為遠之辭但秉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荅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扶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

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爲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妣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鳬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鳬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鶏祇祁支反樂音洛篇末注同

疏 鳬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 正義曰作鳬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衰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王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蒲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

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爲主
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
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可兼言神
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
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
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
祿即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
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
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
物四章祭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不
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之例者序以天地人爲尊
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爲次故不同也以毛於首章傳
曰太平則方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
厚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
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矣鄭以首章
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
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
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
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
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

嫌

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聞音問或如字

【疏】鳧鷖至來成○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已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絜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爲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内餘同○傳鳧水至衆多　正義曰釋鳥鸍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

也

今江東亦呼爲鸍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
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
一名水鴞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
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涇水至禮
備象○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
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其
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云祊當於廟
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明在廟爲正祭也言
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
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
以祭之明日也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
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
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
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由王
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
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
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
也心自以爲宜亦不
以已實臣自嫌也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

言酒品
齊多而

殽備美。齊才細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助成王也。爲于僞反注同協句如字【疏】鳧鷖至來爲。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尒王之酒既多矣尒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爲異餘同。傳沙水至其事　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其事也。箋水鳥至自嫌　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徧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爲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以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疈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

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illegible]牲留也章厲也臨而索之謂蜡[illegible]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音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令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摠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盖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而祭之此得摠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祭之蜡之與祫皆有以而然故爲摠祭然蜡以先嗇爲主祫以后稷爲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説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摠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爲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求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

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爲宜爲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美　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殽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爲孝子　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爲助之也但不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諸沚也處止也箋云水中之有諸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渚之與反沚音止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箋云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湑息汝反泲子禮反字又作濟同

【疏】鳧鷖至來下○毛以爲時既大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諸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

其宗𩕐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
燕之時尔王之酒既湑然而沛之尔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
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
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以其日燕尸爲異餘同
○箋水中至其處　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
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
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
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
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
此以渚爲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爲神象故公
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
安心安宜據尸意爲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
言其心此據其貌爲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
止得其處集處是也○箋湑酒至而已　正義曰箋以上言
酒多殽美令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
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沛之酒及乾脯而鳧
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潨水會也宗尊也箋云潨
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

鳧鷖

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潨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反埋亡皆反字亦作薶同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

疏鳬鷖至來崇。毛以為時既太平鳬鷖之鳥在於潨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鄭以為鳬鷖之鳥在水外之潨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為此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潨水會宗尊 正義曰潨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

讙云言尊敬孝子也。箋潨水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潨非水矣此詩之坎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亂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潨當是水外之高地潨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潨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爲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繹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瘞玉埋理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潨爲喻也尔雅以祭地爲瘞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諸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祭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

鳧鷖

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尽據而於校人王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縣之法鄭雖不解庪縣之義要庪縣似非埋也祭山得庪縣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王人之意者尸以王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已卑之故尊王人也毛意王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崇重 正義曰釋詁文○箋既盡至云然 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尽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徧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尽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彼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爲重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变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亹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令力呈反

疏 鳧鷖至後艱○毛以爲時既大平鳧鷖之鳥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上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說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

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絕水之亹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亹山至和說 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衆著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令變文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爲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爲異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爲熏熏和說也○箋亹之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爲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爲喻焉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

用

也

祀竈則設主於𡌱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奧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一燕尸皆在明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句餘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餘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一章名爲餘則首句經餘燕事奠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礼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幾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變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小神至而已 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

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揔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五六）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假音暇【疏】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秉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疏】假樂至申之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咸

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　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箋顯光至於天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為揔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傳申重　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屬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屬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揔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勑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勑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 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字。勗，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愆，起連反。

疏「干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illegible]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佑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揔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箋「干求至以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万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

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莅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縣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遥反緻直致反本或作致行下孟反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疆居良反下篇同

疏 威儀至之

綱○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四耦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己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爲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有常　正義曰抑傳亦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文秩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箋抑抑至之心　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是爲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四耦己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己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樂音洛

疏

傳朋友羣臣　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爲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　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塈許器反

【疏】傳塈息　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

【疏】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令成王將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并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

公

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鴟鴞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其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

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共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紟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右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姻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

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埸迺疆言脩其疆埸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埸音亦裹音果餱音侯食也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粮音良糇也橐他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僞反爲夏于僞反又如字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于

僞反下非爲爲公劉皆爲同【疏】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部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鬭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橐囊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鬭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爲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部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豳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傳篤厚至於時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鬭民而去不與戎戰

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
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
之前則爲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埸故一彼
一此也乃埸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埸謂民脩之乃積
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埸而來故云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以民所耕故舉民之
疆埸欲見公劉不忘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
疆埸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
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
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
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鬭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
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箋厚乎至之基
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歎其
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揔
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
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埸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
是也正言郤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
故其言不及疆埸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
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徙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illegible]之以其

公劉

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己之父祖以此知應韜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焉

●傳戚斧至八國　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爾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爰曰至全民　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

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

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作嘆徧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維玉及瑶鞞琫容刀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瑶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瑶容刀之佩。巘本又作巚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瑶音遥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反復本亦作覆同芳福反

疏 篤公劉至容刀 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瑶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

公劉

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爲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傳巘小至武事 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大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乃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身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

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溥大觀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民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反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舍

［疏］篤公劉至語語　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旣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傳溥大觀見　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

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 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巳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數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言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京至曰語 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覯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以眾必大故言大眾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 箋云蹌蹌濟濟

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
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
劉設几筵使之升
坐。蹌七羊反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
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
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既
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
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扆
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殽
所戒反搏音博沈又音付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爲
之
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
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疏】
篤公劉至宗
之。毛以爲
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爲厚乎公劉
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
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
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
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
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巳身與之
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

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爲如此蹌蹌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箋蹌蹌至升坐　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令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賓　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揔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

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物愬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愬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貧也定本云儉以貧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賓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燕酒各自相近故也○箋公劉至忠敬 ○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屛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屛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戶西也禮有斧扆形如屛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擬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殽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爲之

君爲之大宗 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也板傳曰
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
大宗也。箋公劉至在部 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
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
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
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群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
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
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
說爲長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㑺反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

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
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疏篤公劉至允荒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
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
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
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
其民焉又其從邰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婦
女爲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
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久在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
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
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豳
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
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庶其豳之所處夕陽
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
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既長
以日影者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
後岡故無及也定本影皆爲景字○箋既廣至富國　正義
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邰往汗豳
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影之世大國

公劉

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
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
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
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漑灌
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
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三
單相襲徹治　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
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
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
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
謂既至豳地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
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
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
居其民衆於襲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箋邰后至其
徹后稷　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明爲大國公爵
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
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
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

軍三万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羡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揔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万爲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万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

公劉

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塈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有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衛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 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寬大也。箋夕陽至寬大 正義曰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于豳

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館舍也正絶流曰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絶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反汪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汭如銳反鞫居六反涯五佳反亦作厓隩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奧

【疏】篤公劉至之即　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絶水爲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爲宮室言其勸

遵有法象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
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數夫家
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
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間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
遡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合服
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鞫
之就也芮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
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館舍至鍜
石　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
其中故云舍也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横渡也然則
水以流爲順横度則絶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
石則知鍜亦石也●箋鍜石至築事　正義曰鍜者治鐵之
名非石也傳言鍜石嫌鍜是石名故明之云鍜石所以爲鍜
質者質椹也言鍜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磨
刀劒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爲礪之石耳公劉
之君民廼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
京斯依者是也鍜礪所用施於斧斤故知取鍜礪斧斤之石
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
事也○傳皇澗至澗名　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
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

民以南門爲正此盖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横故在北
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
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廵行廬井見民
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
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
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
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
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此其國内
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
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物有足矣經陳
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傳密安至鞫究 正義曰釋
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
内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
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
○箋芮之至田事 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
則芮是其内故云芮之言内謂厓内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
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内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内近水
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内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内曰隩
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隩則經爲互也内則芮以明鞫
爲外外有鞫名則内亦有汭名以此見其芮爲隩也公劉初

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嚮此芮鞫爲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別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泂音迥【疏】泂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　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爲德施行爲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爲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爲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餴甫云反又作饙字書云一蒸米也饙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餾力又反又音留爾雅饙餾稔也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云餴熟爲餾齊側皆反本又作齋繄於兮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

【疏】洞酌至父母　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爲饎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王。傳洞遠至酒食　正義曰洞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䭈【音脩】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饎酒食釋訓文。箋流潦

至𦂳物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蓋取彼意為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挹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饙謂為饙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𦂳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　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為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濯滌也罍祭器○罍音雷滌徒歷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疏傳濯滌罍祭器　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下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足利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溉清也。溉古愛反清才性反又如字豈弟君子民之攸塈箋云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學〻校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十七之四）（五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也○卷音權曲也篇內同阿大陵曰阿（疏）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　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票避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烏罪反爲于僞反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樂易音洛下樂王同

易音以豉反後樂易皆放此【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僭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傳卷曲至曲阿　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大陵至養民　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易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風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

用　也

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爲喻善與取一
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爲喻○傳矢陳正
義曰釋詁文○箋王能至善心　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
音爲歌之音声故云陳出其声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爲
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出
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
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
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
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伴
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施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
或如鴆反治直吏反下爲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彌終也似嗣
也酋終也箋
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
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酋在由反又子由反又在幽
反

疏　伴奐至酋矣○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
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
比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
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若得

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彼王得終彼王之性命無困病之
憂又嗣其先君之功彼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
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
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爲官任之以事則伴奐然彼
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彼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
不求餘同○傳伴奐廣大有文章　正義曰傳以伴奐爲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
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
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
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
之也則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箋
伴奐至故逸　正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
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
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
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彼則伴奐而優游
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
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
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
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
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

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𢮎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𢮎事相反矣乃天之與地何其跡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似嗣酋終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爲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箋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易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夭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昄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昄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又方旦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神爾王矣箋云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疏爾土至主矣　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
之爲治使之敎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
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爲王之恩惠亦甚之厚
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旣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
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爲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傳昄大
正義曰釋詁文。箋土宇至使然　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
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敎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
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
。箋使女至佐之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
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
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之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爾**
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
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茀沈云毛音
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　**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
福以爲常疏爾受至常矣。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

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
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大矣天之福於汝為常矣言能任
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茀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傳茀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
福宜為小福故以茀為小福故以茀為小言小尚安之則大
者可知○箋茀福至安安○正義曰茀之為福為小皆無正
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
天無悔怒壽命則長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
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
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純大至為常○正義曰
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
尸嘏主人皆言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
常得之未潜闕失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
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
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
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
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
○馮符冰反注同本又作憑𩡶士戀反又士
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豈弟君子四

方爲則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爲法。故方往反疏有馮至爲
則。毛以爲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
王言有善行可以爲馮依者有藝能可以爲輔翼者有至孝
可以爲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爲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
此恆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
四方爲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爲王所得爲百
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爲尸
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馮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
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
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旣至神坐
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
翼敬 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馮
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摠而爲名皆是道也以馮
翼義隱故持釋之言道可依馮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
道也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
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
長翼輔皆釋詁文。箋馮馮几至祖考 正義曰顧命云成
王馮玉几又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是馮施於几故以馮
爲馮几皋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

謂佐助故以翼爲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行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是尸之來至故爲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比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爲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爲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几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爲主敬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道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被

同故以引爲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凡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顒魚恭反卬五剛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協韻音亡瑳七何反或作瑳論魯困反行下孟反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箋云綱者能張衆目

（疏）顒顒至爲綱○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能令王躰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

徒有益於王比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顒顒至盛貌 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爲體貌故爲溫卬卬爲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箋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即溫和也卬卬是見其遒逸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即盛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翽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偽反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

也說文作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遥反
【疏】鳳皇至天子。○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今皆奉職盡力。○鄭以爲鳳皇往飛之時翽翽其羽爲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鳳皇至衆多 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被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毋致子應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麐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鷰頷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太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

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皇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也○箋翽翽至喻焉　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爲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翽翽翽羽聲也以此興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傳藹藹猶濟濟　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箋王之至盡力　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

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使則吉上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爲說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箋云傅猶戾也。傅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箋云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令力呈反下欲令同

疏箋親愛至失職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靖靜爲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吾被皮寄反棲音西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

化天下和給則鳳皇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
喈喈喻民臣和協○菶布孔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七西
反喈音皆鳳皇至喈喈○毛以爲上既言鳳皇由吉人
鳳皇鳴也【疏】所致此又揔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皇
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
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
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爲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
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
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
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
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
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　正義曰梧
桐可以爲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
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
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
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
但梧桐柔脃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
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
山東之岡脊揔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
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箋鳳皇至不食　正義曰箋以

卷阿

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棲，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上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棲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生樂德。正義曰：言梧桐盛，解菶菶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雝雝喈喈，民

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協
服故鳳聲雖和亦得合爾雅也。箋菶菶至和協　正義曰
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
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
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雝雝喈喈鳳皇之聲上以鳳
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聞於人人聞之
而知其雝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

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
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乘承
證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
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復扶又反　疏　君子至遂
歌　毛以爲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但召公欲令守其
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
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
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

賜

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異常求賢士永爲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　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箋庶衆至貳車　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爲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　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大師是也

○箋矢陳至成功　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

云

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爲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先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徭音遥宄音軌本亦作軌

疏民勞五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厲王至刺之 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王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經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

爲

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厲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姦宄以彊陵弱以眾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王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音祈下同罷音皮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

明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云謹猶愼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

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敕愼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

毀反過於葛反慘七感反本亦作憯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柔安也箋云能猶侞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擾音柔本亦作柔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侞如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二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亦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疏民亦至我王○毛以爲穆王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敕愼其爲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侞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汔爲幾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同○傳汔危至

諸夏正義曰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
爲汔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
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箋汔幾至根本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
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譏汔
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
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
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
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
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云愛京
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旣安枝葉亦
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京師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
傳詭隨至憯曾正義曰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以其
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
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
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
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過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愼其小
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
良者謹愼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

罪也憯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憯曾音義同○箋謹猶至有之 正義曰謹愼俱是勑戒之言故言謹猶愼以傳言愼小故申足之或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揔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冠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族時有之○傳柔安 正義曰釋詁文○箋能猶至姓親 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伽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

休定也逑合也箋云休止息也合聚也○逑音求

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惛怓大亂也箋云惛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惛音昏說文作惽云怓也釋文惛亦不憭也怓女交反鄭云猶讙譁也說文云怓亂也讙音歡

又許元反譊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鬬之爭

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虯反掖音亦

（疏）民亦至王休。毛以爲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
死亡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國之國以爲諸夏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
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愼其讙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
止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
善勸令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
鄭唯汔幾爲異餘同。傳伏定逑合　正義曰釋詁云休息
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逑合詁文箋云休之爲
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合爲合聚所以申
足毛義。傳惛怓大亂　正義曰惛怓者其人好鬭爭惛惛
怓怓然故箋以爲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無大聒亂
人故云大亂非是爲大禍亂也。傳休美　正義曰釋詁文
。箋勞猶至掖之　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不
知汝勞爲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
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
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闇已先有

善或將勉力故誘之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求近德也○近附近之近注同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愒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愒起例反徐丘罍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應對之應

疏民亦至弘大○毛以爲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此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爲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敕

慎衆爲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冠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
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
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冠虐也。鄭以汔爲幾厲爲惡
戎汝弘廣爲異餘同。傳揭息泄去 正義曰揭息釋詁文
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開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箋以爲憂泄
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
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衆厲危 正義曰
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
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爲惡行以爲人者也。箋厲
惡至道壞 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
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
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
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爲以厲爲罵厲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
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爲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
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
戎大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
事甚大也。箋戎猶至戎之 正義曰以下已有人故訓戎
爲汝弘復爲大則弋弋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
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

民勞

女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迩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繾綣反覆也○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呈反

疏 傳賊義曰殘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傳繾綣反覆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義不捨常爲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板音版疏板八章章八句○箋凡伯至卿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故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子恤反癉本又作㾻當但反沈本作癉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亶丁但反行下孟反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疏上帝至大諫○毛以爲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爲政數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

民勞

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 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箋猶謀至將至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則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道王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説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辭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管

至亶誠 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 釋詁文○箋王無至相違 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爲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爲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爲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 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变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作呭云多言也爲于僞反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本亦作懌說音悅下同語魚庶反

疏 天之至莫矣 正義曰王之爲惡侵乱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爲惡政此又責

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爲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
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
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
正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爲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
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
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爲王制虐政以亂下民
也。傳憲憲至沓沓 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
李巡曰皆惡黨爲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爲制
作法令比直解詩人言比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
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爲惡政而喜樂之
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
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至其惡 正義曰戒臣不令
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
爲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爲變
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
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爲作法
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爲逢者誤也。傳輯
和至莫定 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

俱訓爲樂故以懌爲悅。箋辭辭至大臣　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爲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我雖異事**

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箋云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僚字又作寮力彫反囂五刀反謷五報反道音導下牖道道民皆同**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四夫四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

疏我雖至芻蕘　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爲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

況我與汝之同寮得棄其言也。○傳寮官至謷謷　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為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謷謷。○箋及與至肯受　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即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　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

皃

貌箋云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讙讙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蹻其略反樂音洛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八十曰老耄熇熇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好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

疏天之至救藥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方爲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讙讙然喜其所爲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數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爲汝等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爲老也非我之言以爲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爲反用可憂之事以爲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爲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爲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讙讙至驕貌　正義曰此言讙讙猶上憲憲見王爲惡如喜樂之故爲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愮愮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已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又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

箋今王至我言　正義曰謔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
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
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惡
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
夫諫汝款款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
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
也○傳八十至熾盛　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云熇熇是氣
熱之盛故為熾盛也○箋今我至其禍　正義曰老耄老人
言多惛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
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
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
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
其禍如人病甚
不可救以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
人載尸
懠怒也夸毗躰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
女無夸毗以形躰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
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懠
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弥耳反止也
民之
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殿
屎

呻吟也葵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殿都練反郭音坫說文作唸屎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吚呻音申吟如字本又作唫同度待洛反斂力豔反共音恭本亦作恭施式豉反賙音周贍市豔反

【疏】天之至我師　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爲此夸毗足恭前却以躬從之欲君旣爲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令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懠怒至柔人　正義曰懠怒釋言文舍人曰懠怒聲也釋訓云夸毗躰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躰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貌躰順從於人故云以躰柔人○箋君臣至弭謗　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士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傳殿屎呻吟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声

也。箋葵揆至無息　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
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
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
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
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
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牖民如
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牖道也如壎如篪言
相和也如璋如圭言
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
合而從之如此。壎許元反篪音池攜下圭反和如字又胡
臥反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
法
也箋云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
何益為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君臣之
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以豉反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婢亦反注同易也以豉
反下同學本又作掣尺制反與　【疏】天之至立辟　正義曰
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　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
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之導民也如壎然如篪然言民必
應君命如壎篪之相和也如璋然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

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己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爲善政民必爲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令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爲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　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爲導也壎箎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壎箎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以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　正義曰釋詁文○箋易易至爲法　正義曰以韻當爲改易之易故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价藩方

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旦反

疏价人至斯畏。毛以爲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爲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爲屛蔽王又身爲大宗維當施政爲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爲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踈遠藩屛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爲當用此被甲御士之人維爲其藩鄣大師三公之大臣維爲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爲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爲楨幹皆近而任之令爲王用無得踈遠之下四句同維訓斯爲離。傳价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屛蔽行者故以藩爲屛也垣者小牆之名故云垣牆亦是屛蔽之義也以太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又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

足　利

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鄣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揔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箋价甲至遠之　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夏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諸侯也太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以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上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爱故揔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

學校

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太宗未爲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傳懷和正義曰懷之爲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爲和也○箋斯離至適子　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暴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爲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爲城使兇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爲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群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止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爾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箋云渝變也○渝用朱反**昊天曰明及爾出**

之　公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昊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

【疏】敬天至游衍　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騁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戲豫至自恣　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怪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箋偷變　正義曰釋言文○傳王相至衍溢　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用

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一）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
疏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
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
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
剌外之有餘哀也其根深於剌也瞻仰召旻皆云剌幽王大
壞此不言剌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
惡指剌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
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
下之惣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

復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斂力驗反駿荀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誠也箋云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

【疏】蕩蕩至有終　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上
帝至辟君 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
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
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
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皆商明
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
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摠目且見實
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
文○箋蕩蕩至之甚 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
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
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
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
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爲說也○箋疾病至
舊章 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
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
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
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
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
舊法也○傳諶誠 正義曰釋詁文○箋烝衆至惡俗 正
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

紂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然之辭鮮克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呂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直遙反下朝廷同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滔他刀反漫也慢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

疏 文王至是力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

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
又責此臣助君爲惡言此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
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六
壞所以傷之也。傳咨嗟至政事　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
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
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
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
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
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
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在之也
。箋厲王至職事　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
篇獨畏彊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
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
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
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
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
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文經之設
文須有足句四言曾是其義爲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
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令人之語猶
然。傳天君滔慢　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

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爲慢也。箋厲王至於惡　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畢言王省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爲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懟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懟直類反攘如羊反宄音軌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作側慮反注同本或作詛祝周救反

疏　文王至靡究。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爲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習小人於朝以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此流言謗毀賢者若王

詔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　傳對遂

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　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

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為汝矣類善釋詁文式

用釋言文衆懟為惡者懟謂狠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

禦衆懟之人不但狠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

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

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

類故寇盜攘竊為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

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

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

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

竊則揔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　正義曰作

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為詛故言作祝詛

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　正義曰釋詁云

維侯也故侯得為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

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

日日為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

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

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

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

于中國斂怨以為德炰烋猶彭亨也箋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勑領反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無卿士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

疏文王至無卿　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炰烋至用之　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為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群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至卿士　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

臣

從卿士之烈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

從式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湎面善反徐莫顯反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傚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𠎝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謼或一本作或號

式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同耽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爲于僞反

疏文王至作夜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天不偭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日作夜不甞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行之

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

德將無醉是面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蜩蟬也螗蝘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蜩音條螗音唐沸方味反蟬市延反字林云蟪蛄蝘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蝒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沓徒荅反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忕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奰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忕市制反文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好呼報反

【疏】文王至鬼方。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螗之鳴言其讙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嘷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奰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傲

近

之此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
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少
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
蟬螗蝘　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
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
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螗一名蝘蚒字林蚒或作
蟟也青徐人謂之蝘蝏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箋飲酒
至方熟　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螗多声之蟲故知號呼
之聲如蜩螗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傳故知其
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礼有燕笑語兮但不得
沓沓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　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
為上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　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
。箋殷紂至其非　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
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
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
人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
。傳奰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
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
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

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扈音戶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疏 文王至以傾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戒自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 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則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
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
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
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
廷至誅滅　正義曰以莫爲揔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
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
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撥
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

有害本實先撥
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
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仆蒲北反
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
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衞反一音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
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
者何以不用爲戒
推反注同

疏　文王至之世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
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

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顛仆至根貌　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怨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箋揭蹶至皆死　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收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甚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疏】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　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　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

前出之惡異爲未然之鑒不必厲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群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朗脩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出不然異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内如宫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喆本又作哲亦作悊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疏 抑抑至斯戾 正義曰此時厲

三頡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爲廉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爲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爲此愚亦王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爲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抑至則愚　正義曰抑抑密審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静密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愚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爲然也。箋人密至不肖然　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縣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主戾罪　正義曰皆釋詁文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

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教道同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訏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漠音莫爲于僞反篇末今我爲王同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法也

疏 無競至之則。毛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爲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爲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爲圖爲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 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爲教也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彊 正義曰釋言文。傳訏大至辰時 正義曰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

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箋猶圖至施之 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万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歳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礼言正歳者皆謂夏之正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歳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歳又書而懸於象魏使万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唯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求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唯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歳時告施之即正歳懸之 其在于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内采邑

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乱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芳服反下覆謂覆用并沔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

先王克共明刑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維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傚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耆市志反傚戶教反索所白反【疏】其在至明刑　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繼令不黽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與猶至之甚　正義曰與謂舉而用之故爲尊尚以覆爲傾敗故云傾敗其功德。傳紹繼至刑法　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爲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音倫

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

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埽素報反廷音庭灑色蟹反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逷他歷反沈士益反復扶又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

【疏】肆皇至蠻方。毛以爲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爲而下此灾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埽室庭之内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勲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内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爲異餘同。傳淪率　正義曰釋言文。箋肆故至誅之　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迩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灾異也天之爲灾所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

灾告之今仍有灾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借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　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　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爲灑謂洒水灑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文至表以此　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埽之人令埽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傳遏遠　正義曰釋詁文○箋當至不服者　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遏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遏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周礼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以外爲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王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爲軍將此戒將帥揔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

抑

馬也匰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夲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歛

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

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番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貊以外為九州之

外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

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卿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

而至之事○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話善言也箋云話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話戶快反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

能反覆之○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刮鑢音慮同覆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疏】質爾至可為正義曰此

又戒卿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勑汝為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

急當豫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傳質成至非度以爲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箋侯君至之事　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趍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卿邑之大夫謂六卿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彼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爲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爲君故文兼卿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　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爲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卿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爾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箋王之至覆之　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政過者謂政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

者以言失爲重故特殷勤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易以豉反注同捫音門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讎用也箋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害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靡一本作是

疏無易至不承。毛以爲出言爲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

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用善惡以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荅之言王有善德人必

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愼教令爲下民之法施順道爲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爲異餘同○傳捫持 正義曰字書以捫爲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朕 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故皐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旣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爲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爲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讎用○箋教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令至子弟 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也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吉公卿也小子幼穉之稱故爲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訓以上無不及矣○箋繩繩戒 正義曰繩訓文

視爾友君

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脇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脇本又作脇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鬮反諂勑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躰也諂笑強笑也近之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曾豆反覯古豆反奧烏報反西南隅謂之奧饌仕眷反厞扶味反隱也沈云許貴反凡非反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箋云矧况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

疏視爾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思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

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臣諫王者是於正道不
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
於事其助祭於彼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
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
之人彼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
之者謂神不見遂爲此慢以神之明必見彼矣何則神之初
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所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
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
末疑去即厭之也。箋令視至其近 正義曰此皆以王爲
文故爾友爲王之友爾顏爲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
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強
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
是其事也此 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耳。傳西北
隅謂之屋漏 正義曰釋宮文覯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
未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
光也是顯得爲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
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
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
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
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

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陋隱釋言文禮之
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
亦有之屋陋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立
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
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礼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西
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礼尸謖之後云佐食
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
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
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
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情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陋
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
人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
陋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殤
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
厭尸既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
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
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陋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
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
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　正
義曰釋詁文。箋矧況至倦乎　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

所 潰

抑

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諸本亦作僭子念反注及下我諸同鮮息淺反少也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擲直赤反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實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虹戶公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

【疏】辟爾至小子 毛以爲王當法

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
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
王能如此小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
擲我以挑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
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
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觝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爲
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爲不善
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爲容止爲異餘同。傳女爲至
僭差　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
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
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
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
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諸
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
容止　正義曰以經言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愼其容止
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箋此言至其報　正
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
。傳童羊至虹潰　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
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角者有無角
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

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 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礼記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荏而甚反染而漸反荏染柔意緡亡巾反共音恭本亦作恭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

而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話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語魚慮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

疏荏染至有心　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縜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傳縜被至寛柔　正義曰釋言云縜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縜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故云縜被不訓縜為被彼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為寬柔。箋柔忍至為德　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縜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縜之絲猶言訓之以斈二者資於本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為德

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於乎上音烏下音

呼丹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反拽也撕音西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

如字流音智下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

成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莫音慕本亦作

慕與音餘

疏

於乎至莫成　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

攜掣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教尊

之孰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爲人父非復幼少也今万民之意皆持無滿於王

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鮮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

成今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　正義曰王爲天下之王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

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與其長大有失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異

王有晚成之意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夢夢乱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愬音素後皆同

疏 傳夢夢至不樂 正義曰夢夢乱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故爲憂憂不樂也○箋孔甚至忠臣 正義曰礼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爲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許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許其自恣不用忠臣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訰之純反又之閏反説文埤蒼並云告曉之熟藐美角反爾雅云悶也聆音零

疏 傳藐藐然不入 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

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老也耄莫報反【疏】傳耄老　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爲述也亦爲自也餘箋以聿爲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與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箋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曰喪上音越下息浪反韓詩作聿喪**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爲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忒他得反遹于橘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匱求位反【疏】於乎至大棘　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

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报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爲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爲王謀而取譬不爲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爲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爲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爲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貧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箋天以至滅亡　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五九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芮如銳反國名 疏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箋芮伯至良夫 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

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
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群
臣恣放損王之德。菀音鬱徐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
捋力活反徐同瘼音莫陰於鳩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
㬥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鑠或作落同音洛郭盧角反
濡而轉反徐以孫反又音秋本亦作茈同被皮寄反

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倉喪也兄茲也塡久也箋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倉初亮反徐同兄音況注同本亦作況塡音塵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昊天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倬陟角反

疏 菀彼至我矜。毛以爲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群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憂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兮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彼

之　公

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爲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爲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爲憫之上天爲異餘同　傳旬言至瘨病　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爆爍也劉者葉之稀疏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瘨病釋詁文。箋桑之至蟊之德　正義曰箋以苑彼將采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蟊始生時爆爍謂過蟊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爍謂苦於炎熱也將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群臣怨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爲惡故歸咎於臣以刺若耳。傳倉喪至塡久　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或塡得爲久。箋殄絕至久長　正義曰殄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過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玆益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　傳昊天斥王者　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　正義曰箋

用　　也

以倬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四牡騤**

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害。騤求龜反旟音輿旐音兆偏音篇本亦作翩泯面忍反又名寘反徐又音民隼荀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丈反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黎力奚反盡才刃反本亦作燼同**於乎有哀**

國步斯頻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比也

疏 四牡至斯頻。毛以爲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同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旆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上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

滅盡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有哀
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
黎爲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爲比言
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傳騤騤至
泯滅 正義曰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
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旌旐行而舒張之貌故重
言翩翩也旌旐止則納之弢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
以旂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
言故爲平也 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箋
軍旅至寇虐 正義曰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
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徧
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
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傳黎齊
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黎不齊至及
賓 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
寇加者耳盡是燼燼燭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
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
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 正義曰
步者人舉足故爲行也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
○箋頻猶至比比然 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

蔑

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爲行此禍害比比然○傳疑定　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蔑音滅疑魚陟反復扶又反下不復者皆同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競彊厲惡梗病也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下同疏傳梗病　正義曰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爲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爲病不已耳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僤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慇於巾反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慇憂也僤都但反○本亦作亶同卒尊忽反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圉垂也箋云痻病也圉當作禦

桑柔

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憯武巾反一音昬注同圉魚呂反【疏】憂心至我圉○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慇慇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傳宇居僤厚　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僤亶同也○箋此士至之言　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士字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士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圉垂　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箋憯病至之事　正義曰憯字從病而以昬爲聲是昬忽之病箋讀圉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毖愼也箋云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毖音祕削相略反告爾憂恤誨爾

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反語魚據反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難乃旦反下患難同疏爲謀至及溺　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雖心欲重愼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免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毖愼　正義曰釋詁文○箋女爲至非賢　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愼爲重愼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爲人所陵故爲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

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
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
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　正義曰王肅以爲如今之政
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涌箋不然者
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已之
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
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
者食天禄也箋云肅進逮及也今王
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
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
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禄明王之法能
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遡音素僾音爱荓
字又作迸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拼同逮音代一音大
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
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
穡也鄭云吝穡也尋鄭家嗇一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
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唈烏合反令力呈反食

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嗣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

與愛代食者而已疏如彼至維好。此傷而戒之言。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教暴虐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嚮
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
之虐逆於人心之甚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
進於善道之心王當在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
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
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
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爲國之寶也使能者
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
四句爲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
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
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爲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
以爲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僾唈至天祿○正義曰
僾唈釋言文孫炎曰心唈也郭璞曰嗚唈短氣也莽使釋詁
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
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
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
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

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匕之
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
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肅進至害財　正義曰肅進
逮及皆釋詁文呬者風呬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
論語云屛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
能用善故知弇云不逮者是使之不得及門也以仕進者得
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
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弇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
嗇爲進惡故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
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爲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
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
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
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
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
之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爲巳作
力於民爲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
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
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於人謂出其賦稅養食賢

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常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則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聚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箋此言至而已　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聚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箋云烕盡也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蟊莫侯反說文作蟊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箋云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

此災。同音通本又作恫，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遥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

【疏】天降至穹蒼　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爲王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事降此蟊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歛種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旣天災如此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向謂汝之朝廷群臣無有欲衆力一心共諫爭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箋滅盡至盡病　正義曰滅盡釋詁文蟊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蟲文卒盡瘁病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蟊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謂蟊災爲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揔五穀也。傳贅屬至蒼天　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亦此義也穹蒼蒼蒼天釋天云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恫痛至此災　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

誠

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力諫爭念天所爲下此災也衆力
則非一人所能故揔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相質也箋
云惠順宣徧猶謀慎誡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
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
用之言擇賢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
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同**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箋云臧善也彼不施
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
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
宣猶○肺本又
作肺芳廢反
疏
維此至卒狂○毛以爲上責王不任賢
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爲
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
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爲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
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施
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
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己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
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

使

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爲異餘同○傳相質
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文
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 正義曰
惠順宣徧釋言文慎誠釋詁文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助也
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王心
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舉
輔相之行知其賢善然後用之 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
能如此也○箋臧善至宣猶 正義曰臧善釋詁文此經之君
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
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
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己爲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己賢若皇父
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
實非善人也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不如
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
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
是反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文者對不考慎爲文也上先宣
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
云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
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
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

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甡甡衆多也箋云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群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甡所巾反聲類云聚貌譖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輩一本作相匹背音佩卒章同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罪役一本作罷役罷音皮

疏

瞻彼至維谷　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處乃見甡甡然衆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汝羣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傳甡甡衆多　正義曰甡即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爲衆多也○箋譖不至不如　正義曰讒僭是爲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爲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爲相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

不相與善是則不能牲牲故言鹿之不如。傳谷窮　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箋前無至故窮　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爲前罪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爲郤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末爲進退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蔭字皆同狂王[illegible]況反鄭求方反爲于僞反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別彼列反皁在早反

【疏】維此至畏忌　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淺近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辯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

之刺王寵愛愚
人惡而拒諫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

顧是復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
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
賢者而愛小人。迪
徐徒歷反嗇音色
疏傳迪進正義曰釋詁文。箋國
有至小人正義曰王不求索者
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見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
顧念謂初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爲官又復重而昇進之
故亦分爲二維顧小人不求進
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
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荼音徒慍紆運反
疏
箋貪猶至之然正義曰貪欲皆是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
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
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苦葉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
故比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爲此
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衆暴寡也此
非民之本性乃由慍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有隧有空

大谷

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
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

腹

如字鄭音
泰隧音遂**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

垢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
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

古口
反 疏 大風至中垢 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
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

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
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
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
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
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攻亂民。
傳隧道 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箋西風至其性 正義曰西
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中垢言暗冥 正義曰垢者土麩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
言暗
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荅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
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

◦敗伯邁反注同◦應應對之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悖蒲對反

疏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為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卧如醉居上而為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類為等夷為異餘同◦傳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箋類等至傚之◦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即合其志意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卧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為皆效君上故云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箋居上至之驗◦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用善並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為悖逆

之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為類善人欲教人為善今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敗也故為敗驗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瑳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間如字又音閑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旦反

疏嗟爾至來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汝明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為惡與言已知其惡之為惡不已如彼翻飛之蟲恃其羽翮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偽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陰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為反於我來嚇

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箋嗟爾至誅女

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

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瑳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

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

鳳皇爲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故縱女無所拘制謂侵害善

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譏汝謂知其間隙發揚

其罪告王使誅之也○傳赫炙　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

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肅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

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

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

本誤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薄也箋云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

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克勝

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酷口毒反**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箋云

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

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民之至用力○

毛以爲上既爲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爲此無中和

之行主爲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

使之然在上行政爲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
言其盡力爲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詹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
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爲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
上化然也○鄭以爲民之無中正者王由在上信用小人之
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以邪僻王由爲政競逐
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爲邪僻也餘
同○傳涼薄 正義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
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爲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王
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謂民所主爲
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職主至
欺違 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
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王故不宜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
爲信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
中正學相欺違也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箋競逐至多
端 正義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爲強故競得爲逐逐用
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
則在位者皆競爲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
即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爲民所主爲則是民主相與
競用力爲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
爲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爲之是也民之未戾職盜爲

反背

寇戾定也箋云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呈反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已諫之甚○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觝距都禮反距或作拒

疏「民之」至「爾歌」○毛以爲由上非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爲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爲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爲我知汝實爲之已作汝所爲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爲異餘同○傳戾定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王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止

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反銷音消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徐憂於救反

【疏】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已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

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悳其旱災爲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畒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之事○箋乃叔至烈餘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回轉也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渇苦葢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臻至也箋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饑音

飢又音機饉其靳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雨○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為于僞反下為旱同聆音零

疏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為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飢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許之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恡牲物又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箋云雲漢至候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瀉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傳薦重臻至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爲重也臻至釋詁文○箋辜罪至重至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箋言王至雲雨 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宫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

雲漢

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
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
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皆不罪己
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請
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
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
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遏止災沴者則
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
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攘祈於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
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攘之或祈之是
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
禬禜攻說注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
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
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之父
毋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
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
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許於神
耳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

雨。

雷聲尚殷殷然。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藴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云熏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烔音徒東反殷於謹反或如字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

不殄禋祀

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奠徒薦反瘞於例反埋也索色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

后稷不克上帝

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臣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反韓詩云惡也斁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殬

(疏) 旱既至我躬。毛以為皆述宣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爞爞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絜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

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
尊敬之我精誠如此而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
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
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
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爲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　正
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隆是
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爞蟲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
以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大同蘊乎常之熱
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
薰炙人也。箋隆隆至殷殷然　正義曰以雷雨相將爞旱
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
別也。傳上祭至祭之　正義曰以郊爲祭天即此上也上
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
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
禮見爟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
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
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箋宮宗至徧至　正義曰以言
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爲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爲之而
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
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

后

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群臣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箋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斁是毀敗之義故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絶禋祀即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絶之義也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飢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荅反霆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孑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丘勇反下同

摧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

辭○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嗺子雷反

【疏】旱既至于摧○毛以爲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

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飢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靁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

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以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饑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

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

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饑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饑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

祖不助已則先祖之又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鄭嗺以于嗺爲嗟嘆告困苦之辭爲異餘同○傳摧去

至遺失 正義曰摧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孤獨之

貌言黎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衆至饑病 正義曰黎

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饑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又饑無有孑然不饑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摧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摧當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饑殺我也解則不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即吁嗟告困於先祖與于嗺共句爲文勢然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炎于廉反本或作惔音同近附近之近芘音祕又必二反本亦作庇蔭於鴆反本亦作廕**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辟音璧下同雩音于祭名

疏旱既至忍予 正義曰宣王言旱勢既已太甚則不可止郝之矣故使旱之爲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就陰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恐天不顧念又復冀許明神古者有德之群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今天降雨也其爲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爲民之父母棄此下民故許之○傳沮止至死亡 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澌故爲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傳先正至父母 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群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上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

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祈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祈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箋百辟至天雨　正義曰解其祈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群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群公矣此則群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群公群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群公耳百辟卿士祈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歷反魃蒲末反惔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燓同扶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燻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燋子消反難乃旦反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媿於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遂徒困反

疏旱既至我遯○毛以為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為此虐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燋枯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群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慙媿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媿○鄭唯以憚暑為畏懼此暑為異餘同○傳滌滌至熏灼　正義曰此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為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熏灼俱焚灸之義故為灼也○箋憚猶

至至極　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
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
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於前故箋言而害益
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
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
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箋云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
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
政所失而致此害○黽彌忍反又音涸瘨都田反沈又都薦
反韓詩作瘆取𠫤反云重也憯七
感反曾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
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
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
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
明神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

疏　箋瘨病至此害　正義曰以瘨字從
病類故爲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
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

請　早

梁

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箋我祈至不晚 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鞫居六反疚音救本或作㝌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餘式氏反本又作弛同縣音玄餼許氣反長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周救也無不止言無不能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以不能豫止。賙音周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卬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瘇爾雅作悝並同王曰瘇病也 疏 旱既至何里。毛以爲上言許不得雨此言穀禮救厄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群

臣宜且離散無復群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紀群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飢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爲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群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釋○鄭唯臞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臣無人不且賙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而不賙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群臣俱困不自留以爲餘糧也餘同○傳歲凶至不樂　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爲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粱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

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
殊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
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揔辭而其凶有大
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
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
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
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
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
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
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發也故春秋僖二十一
年旱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
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
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彼道不除者
曲禮注云為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
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
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
縣則有事但不縣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
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
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
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

之　利

祭胏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去日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箋人君至勞倦　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群臣爲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疚病釋詁文經言鞫哉庶正是摠言群臣又言疚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長無正故箋摠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爲深閔之辭○傳周故至不能　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豫止　正義曰

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群臣不宜爲群臣救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箋里憂 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嘒衆星貌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呼惠反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贏音盈幾居豈反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爲于僞反注同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

（疏）瞻卬至其寧○毛以爲上閔群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宜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燿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

所同協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羸而不敷散所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羸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爲我欲存災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長以其爲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群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許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爲王既眀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咸謂群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羸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羸助我求雨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傳嘒衆至假至 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羸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羸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令以毛無别訓遂作同解○箋假升至勸之 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

用

也

言無棄爾爲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已求雨所以得爲戒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箋使女至職事　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訪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ゝ

雲漢八章ゝ十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足利學校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六十）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頴達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息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褒保毛反

疏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爲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唯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群臣賞爵有分稷契皋陶益土建

地然則益之土地廣也此申伯舊國已絶今改而大之據其
斷往謝邑是爲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褒崇也天下復平
能建國親諸侯維爲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其褒賞
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
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箋尹吉
至國名 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
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
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
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
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
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
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
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
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
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
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
胄。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埆功德也駿音峻

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榦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旦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疏崧高至于宣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榦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爲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

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群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王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王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

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嵩高尒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内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謂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嵩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嵩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轅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嵩高爲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一代改尒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嵩高非中岳而以嵩爲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此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嵩高故知嵩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

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嵩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云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群官使伯夷典禮則

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
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惣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
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
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
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
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
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
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惣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
明不偏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
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
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箋
降下至苗胄 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惟言掌四岳之祀而
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御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岳之意
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
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
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
岳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
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由主岳
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
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

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
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
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
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
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
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
適胄也○箋申申伯至言之 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
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
甫甫侯入爲周之楨榦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冠難故
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
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
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
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
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
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
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
謂臣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
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
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

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法式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亹亡匪反纘祖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

疏

亹亹至其功　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勳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

謝周之南國 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亹亹至云然 正義曰亹亹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已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大其

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　正義曰以常武之
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續功也轉以相訓
是功德爲事○箋之往至子孫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
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
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
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
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斯了知已不
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
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御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

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

王命

傅御遷其私人

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疏）王命至私人○毛以爲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
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

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爲異餘同○傳庸城 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庸勞至章顯 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吉語申伯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箋治者至賦斂 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

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墝爲等級以授民也定
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
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
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　正義曰王之
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
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
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
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
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冢宰　正義曰三公有太
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
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傅也　申
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俶作也箋云申
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
廟定其人神所處○俶本又作俶尺叔反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藐藐美貌蹻蹻壯貌
鉤膺樊纓也濯濯光
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
爲將遣之○藐亡角反蹻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學反樊步

冊反爲于僞反

疏申伯至濯濯　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俶作　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　正義曰亦訓功爲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廄庫無所不爲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揔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藐藐至光明　正義曰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

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音界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近音記

疏王遣至是保。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彼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彼宜往居之又特賜彼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彼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數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爲異餘同。箋王以至最善　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　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辞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傳近已至之舅　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辞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餞賤淺反泝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爲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蟹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

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疆居良反峙直紀反兩通粻音張遄市專
反委於偽反
積子賜反
疏 申伯至其行 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
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
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
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
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任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
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
俗本峙作時者誤也○傳郿地名 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
在鎬京之西也○箋邁行至郿云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
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 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
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
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
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
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
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
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
箋還南至于謝 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比就王
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

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箋粻糧至之行　正義曰粻糧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粮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盖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峙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

訏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嘽音彼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協句音寒徧音遍下同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

疏申伯至是憲。毛以爲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嘽嘽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爲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爲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爲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爲汝爲異餘同。傳嘽嘽至喜樂　正義曰以嘽嘽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爲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爲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下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爲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嘽嘽然揔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

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禮文○箋徧至之言　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爲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爲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式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傳不顯至有武　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爲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揉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 申伯至申伯　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揔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

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雖贈送一字別○箋揉順正義曰易稱揉木爲耒謂揉橈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傳吉甫至贈增　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箋碩大至爲樂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 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任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爲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爲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襃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爲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智樂音洛惡烏路反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

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疏】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
天生至山甫　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爲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爲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傳烝衆至懿美　正義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爲事○箋秉執至之人　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内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釐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内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

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礼記之説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
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
左傳之注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
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礼
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
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盖怒中
之別出己情爲怒聞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内相依以爲
彼此之異故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
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
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
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
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
代莫不尽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
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
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
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
傳仲山甫樊侯　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
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
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説晉文公納定襄王
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内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内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
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箋監視至聰明　正義
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
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
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
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若泰誓文
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
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
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
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
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仲
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

【疏】仲山甫至使賦　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群臣施布行之群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　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箋故訓至布之　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文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群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辟音壁

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

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

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

侯於是莫不發應○出納並如字納

亦作内音同喉音侯應應對之應

疏 王命至爰發○毛以爲王命以仲山

甫曰汝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嘗繼而光

大亦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

命爲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

之下有所爲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

之國政教明美所爲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

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爲異餘同

○箋戎猶至王室 正義曰戎之爲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

故易以爲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

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其先

有功先祖有功以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

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爲至忠

也○傳喉舌冢宰 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

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

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

異○箋出王至發應　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爲王口所自
言納自外來故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視
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視之
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
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
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爲復也天下諸侯
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
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否音鄙惡也注同
舊方九反王
同云不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
一人斥天子○莫音暮

（疏）肅肅至一人　正義曰肅
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
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職外邦国
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
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
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

臣非有解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茹音汝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兗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矜古頑反

疏人亦至彊禦　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辛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

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豉反**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衮古本反冕服名

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爲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比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爲匹愛爲惜爲異餘同○箋輶輕至自我○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

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 正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 正義曰愛者悋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嘆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袞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袞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袞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袞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袞爲上也箋補過者易係辭文言善補袞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袞職至山甫 正義曰袞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袞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輙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軷步葛反道

祭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鏘同逼本亦作偪彼側反隘於懈反菑側其反臨菑地名

疏 仲山甫至東方 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問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眾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東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樂事 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 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

破之云懷私爲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好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箋破和爲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爲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　正義曰下言祖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旣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盛　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爲鳴聲也旣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喈音皆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疏「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秉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騤騤至山甫 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 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穆和至其心 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祈在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爲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

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　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爲賜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其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爲錫命

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揔之○箋梁山至晉乎 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尚以爲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鎮故知梁山爲韓國之重鎮也礼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賛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與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

爲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盖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争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説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畧取其意辨其問荅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乱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尭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乱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侯伯○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

解廌共爾位戎大廌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解音懈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榦古旦反辟音璧君也爲于僞反楨音貞

疏奕奕至戎辟○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爲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爲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先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以繼先祖無得弃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戎也當早起夜臥非有解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爲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辟之畧也○鄭以甸爲丘甸之甸戎爲汝共爲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爲異餘同○傳奕奕至侯伯　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爲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

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
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爲侯伯也以其命之使幹不庭方又言
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
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箋梁山至侯伯　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
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
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
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
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
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
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
爲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
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决除
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
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爲復禹
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邑職不貢賦
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邑職奉貢賦也
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
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
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爲丘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

賦亦是亼句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戎大虔固共執　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箋朕我至作共　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

正義曰釋詁文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秉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觀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璆其樛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玪音林孔安國云璆玪美王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玪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云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

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綏本
亦作綏毛如誰反鄭音緌簟徒點反茀音弗錯七各反雜也
沈采故反舃音昔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皮去毛曰鞹鞃
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軚胡肱反又弦三同幭莫歷反一音
茂本又作幦同鞗音條鞗革謂轡也厄於革反蠋音蜀尒雅
作蠾蠾桑蠹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蚕沈音晝字爲于僞反朝
直遥反藩方袁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反搤於革反一本作厄

疏 四牡至金厄○毛以爲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
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
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
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之
得礼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
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簟爲車之蔽錯置文
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之所
履配以赤色之舃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
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
幭覆其軾鞗皮爲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
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
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礼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

復入而享覲於正言以常職来朝依礼貢獻也又以綬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纓搤之以此爲異餘同○傳脩長至覲見　正義曰礼稱廣脩皆謂長爲脩故脩爲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昔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爲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礼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礼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箋諸侯至其美　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稱通名覲則唯是秋礼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駁異義云朝遍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礼是鄭意以韓侯秋来見王時行覲礼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説周礼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説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礼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来更遞而徧二注並言

韓奕

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
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
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以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
魯之祭禮云夏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
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
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
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大行人
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
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
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
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
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實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
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
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
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
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爲服寶
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
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
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畧言所至
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

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
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
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欲乃受命
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其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
善至烏蠋　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旂司常文綏大綏
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
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
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
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
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
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軓爲
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鞹軓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
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
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此
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爲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
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虫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
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
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
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云拖諸幦明在軾上
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即軾傍之立木此幭亦覆之

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虫文郭璞曰大虫如指似蠶
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爲厄虫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
厄虫然也。箋王爲至謚之　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爲
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
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
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
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
云綏章謂有采章也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
用席爲蔽而知漆簟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
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
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襈所乘也
襈將卿吉尚以漆席爲茀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鉤膺樊纓者
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
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
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貍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
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猗錫抑若
揚兮是揚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
之鏤錫施鏤於錫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

君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
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鍚指此文也案巾
車王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計王路非
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盖特賜之使
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
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虫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
纏搤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肴戶交反本亦作殽同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畀滅反蔌音速筍字或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蒻音弱膾古外反

增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餘反又七敘反胥思徐反又思呂反

疏「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炰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臨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箋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

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傳蔌菜至蒲蒻　正義曰蔌者菜茹之揔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葅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蔌鄭注以蔌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葅是葅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箋炰鼈至曰乗馬　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䖍通俗文曰燥煑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謂烝煑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餧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云筍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或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脃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葅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乃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

贈厚意也采菽又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類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箋且多至其多　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韓侯**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爲榮故言有且也

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彘直例反黎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莒君號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里邑也箋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娣大計反妻之女弟爲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巨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佪顧道如字又音導

（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爲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王爲異餘同○傳汾大至卿士 正義曰釋詁云賁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

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蹶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汾王至尊貴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兹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專以汾王爲太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傳祁祁至道義　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

言可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姞蹶父姓也箋去相視攸所也

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爲韓于僞反注同姞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佶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

疏

傳姞蹶父姓　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　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爲王御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爲王使也昏礼男先求女而蹶父爲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爲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

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寛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訏况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音夏麌噳愚甫反本亦作麌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虦貓虦音仕版反慶

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

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
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追如字又都
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
令力呈反檢本亦作玁音險狁如字本亦作狁

實墉實壑實畝實藉

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
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藉稅也
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絶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絶
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
常○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
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貔本亦作
貔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
遼東人謂之白羆

【疏】溥彼至黃羆　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
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
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
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州內
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
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
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
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

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域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今
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溥大至築完　正
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爲蠻夷之辭韓城之言爲下而發則韓
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
字也定本亦無太字○傳韓侯至奄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
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
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
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爲夷鎮之服
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繼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皆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揔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還　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卽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此國則先祖亦受此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未言因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

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卽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猶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云獫狁之最强故知爲獫狁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墉至其壑　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卽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箋實當至故常　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

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藉是藉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
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掄又近於此
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
自微也國當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蠻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傳貔猛至領之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
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
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
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江漢二水名【疏】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乱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乱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乱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衆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来○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爲于僞反下主爲同竟竟境本亦作境同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

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旟又不
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鋪普吳反徐音孚【疏】江漢至來鋪 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背叛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親自命其將師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
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
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爲淮夷來求討伐
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
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陣而戰
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爲淮夷而
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
至夷行 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
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
以洸洸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傳
旬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
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
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
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
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
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 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

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弁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来求正是来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来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己來也○傳鋪病　正義曰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箋車我至言來　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竟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

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弢故將戰乃建之也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爭爭鬬之爭

疏

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與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迷其志也。箋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

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王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辟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滸音虎疚又音救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兵操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分符問反

【疏】江漢至南海　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辟言王在江漢之水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

之土今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爲之也當優寛以礼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患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来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滸水至此言者　正義曰滸水厓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棘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爲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歛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許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

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
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盖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
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盖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
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
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
則慘非也如彼年出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
依此政棘爲次耳○箋于往至事終　正義曰以召公承王
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
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
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
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
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
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
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
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来毛如字
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戸旦反又音寒徧
音遍下同奭音釋爲于
偽反下爲虎爲其同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肈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
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
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
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肈音兆韓詩云長也【疏】王命至爾祉○毛以爲王以召
祉音恥福也大謙音恭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
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偏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
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
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楨榦之臣以臣正於天下汝
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
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
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營宣爲徧戎爲
汝爲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　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
作徇音義同爲旣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于命
也召公召康公奭是召虎故辨之○箋來勤至勸之　正義
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
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
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
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於

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釐謀至公事　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釐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勑亮反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曾須之文妄加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疏】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

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
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
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
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曰
蒙君恩無以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傳釐賜至之人　正
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
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
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
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
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
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
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
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云卣器也案春
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
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
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
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
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
秬鬯至見記　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以必和鬱乃
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

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
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
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
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
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
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
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
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
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
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
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
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
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
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与之等故往岐
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
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
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
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從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
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

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荅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万壽以下是也○休許虯反聞音問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

疏虎拜至四國○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上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大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荅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傳對遂至矢施 正義曰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箋對荅至下是 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荅故以對爲荅休美釋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

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足利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學校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六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繹音亦騷素刀反徐音蕭疏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爲戒然　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爲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三向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故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爲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將所行之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爲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

繹騷　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嚇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同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敕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掠音亮

疏　赫赫至南國○毛以爲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爲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命爲太師之公者皇民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爲將爲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今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

用

也

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慶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爲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大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比人爲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爲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勑之以此爲異餘同○傳赫赫至太師　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爲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太師謂命此皇父爲太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爲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擬兵也○箋南仲至兼官　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

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後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尊 正義曰箋以戒爲戒敕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爲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摠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

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憂之不得與鄭同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敕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覲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說文云水濱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爲之于僞反下爲其同將子匠反下同

【疏】王謂至就緒○毛以爲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列而爲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

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
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
事皆就業爲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 正義曰以王謂之
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御士即内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
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
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
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
也 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誓
戒 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
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御士
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爲御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爲御
而大夫是其摠號且命臣者内史之事周禮内史中大夫故
以大夫言之吉甫御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御而兼内史也於
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
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
其職所云大司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
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

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臣 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爲之立三卿也上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爲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箋緒至安之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爲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

驛

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繹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徒旦反懈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霆音庭

疏赫赫至震驚○毛以爲上言戒勑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爲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未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爲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爲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

以振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動　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
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爲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
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
也以紹遊共爲一句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illegible]說今以安舒爲始或當以敖遊繼
之而宣王能然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
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　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爲
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
之爲紹訓之爲緩言繹騷則騷由此繹故知繹當作傳驛之
驛言有嚴天子爲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
闐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嫚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
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
知王兵必克歸以[illegible]相恐動**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
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
也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
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
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illegible]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

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濆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云治淮夷之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也截才結反斷端亂反

疏

王奮至之所○毛以爲既至淮浦臨陳將帥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虓怒甚也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水濆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文黨也○鄭唯以敦爲屯爲異餘同○傳虎之至虜服○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爲厓也釋[illegible]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因係之名爲人虜獲是以屈服也○進前至服者　正義曰以其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也敦訓爲厚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陳也闞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爲王所特進非賁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

常武

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嘽吐丹反摯音至閒音閑緜緜翼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反

疏王旅至徐國　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傳嘽嘽至苞本　正義曰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也翰是一飛之疾者也言其摯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

靜

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箋嘽嘽至可禦　正義曰此皆以
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
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
擊戰之將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渾師之
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
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
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緜緜至濯大　正義曰緜緜靚緻
之意故爲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爲敬濯大釋詁文○箋
王兵至必勝　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
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
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
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
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
何國以彊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徐方既來　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反下同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箋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王猶至還歸○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陳而徐方既已告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爲尚爲異○傳猶謀 正義曰釋詁文○箋猶尚至不陳 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 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卬音仰此及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

至大壞 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

凡伯至來聘　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御
故扳箋以凡伯爲御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御之揔稱也所引
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　**瞻卬昊**
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爲一人矣
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　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箋云
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　**邦**
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昊戶老反塡音塵下篇同
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
收靡有夷瘳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
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
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
之無常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
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例
反蟊本又作蟊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瘳勑留反卒尊忽反　**疏**
瞻卬至夷瘳　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爲
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
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
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

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爲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皆以不安○傳昊天至塡久　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其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　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故以爲久○箋惠愛至亂之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爲政不久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爲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求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　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瘵病至瘵愈　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瘵謂病愈愈亦止也○箋屆極至大惡　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爲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

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罟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為自誤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毛如字喆音哲本亦作哲

疏人有至傾 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 正義曰哲

悪

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莘䂨无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襃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襃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襃姒之言無善○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姒音似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

疏

箋懿有至無善　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

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
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譸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
知其幽王也○傳寺近　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
傍故以寺爲近○箋長舌至言故　正義曰以舌動而爲言
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
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
不極伊胡爲慝
忮害忒變也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
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
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
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
鞫居六反忮之豉反忒他得反譖本又作僭
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休息也婦人無
與外政雖王后
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
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
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
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

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紘纊耕反耒力對反昕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安力計反婦也食音嗣單音丹繭古顯反君服與音餘褘音輝副首飾褘是褘衣少詩照反繅素刀反本亦作繰同盆蒲門反紝女金反而与音預朝直遙反下朝廷同

疏 鞫人至蠶織 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爲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爲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爲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爲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爲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紝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

傳忮害忒變 正義曰忮者以心忮格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雖不一是忒爲變之

義也○箋鞫窮至不信　正義曰鞫窮釋言文讒諧者皆不
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
何匿惡皆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姦人亂德皆自以爲善此刺
褒姒自以爲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
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信所以至
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　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以解
婦人无与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爲事故引礼記以證
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
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月令注云借
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
爲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絻謂冕之下而俛屬者止言服
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禕則人君耕
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
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
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
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
秉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
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惣
擧諸神以爲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
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

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爲
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爲之取其氣埶也築宮謂築
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墻高一丈矣
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官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
云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
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
當脱仞字也雉者城墻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礼
記以證之後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
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
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
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
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
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
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
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
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
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
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雖互陳之奉種浴

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棄及早凉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爲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褘者彼注云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爲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褘也凡少牢以禮之者彼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箋識知至於利

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

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類善

殄盡瘁病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疏 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傳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冨爲福也毛讀狄爲逖逖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 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 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則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爲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臣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

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政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爲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爲王所怨○傳類善殄盡瘁病　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弔至至困病　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惡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渥於角反譴棄戰反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離力智反

疏　天之至悲矣　毛以爲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

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爲寛幾爲近爲異餘同○傳優渥 正義曰以優爲饒之義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爲豐多之意也○箋優寛至不憂 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寛廣優饒者寛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爲寛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工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寛也○傳幾危 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箋幾近 正義曰釋詁文上寛者謂微加譴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也涌出也觱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觱音必沸音弗觱沸泉出貌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藐藐亡角反

鞏九勇反箴之林反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箋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觱沸至爾後 正義曰言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瀆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根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餘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无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箋檻泉正出涌出 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藐藐至鞏固 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爲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箋王者至箴之 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閔病也○召旻上時照反下密巾反下同

疏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瘨都田反沈又音殄又音田令力呈反一本作令故民

我居圉卒荒圉垂也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圉魚呂反竟音境本亦作境

疏旻天至卒荒　正義曰言比昊天之王者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

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
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
致之○箋天斥至流移　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
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
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之法厚
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摠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
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
恐萬民則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
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
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
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
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
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爲異者以二句相
準疾與篤爲類則威爲酷刑罰喪爲亂亡賦稅也急者行之
必速之辭厚者爲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
言疾則爲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爲行之理未彰故
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
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摠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歛病
中國以飢饉令盡流移也○傳圉垂　正義曰釋詁文○箋
荒至空虛　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

則削之唯其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以此故
盡空虛謂以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訌戶工反徐云鄭音工爭爭鬬之爭下同惡烏路反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椓夭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昬椓皆奄人也昬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椓丁角反共音恭注皆同潰戶對反遹音聿一音述奄如字本又作閹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邪似嗟反

疏天降至我邦 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此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謟佞之臣又助爲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椓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訌潰 正義曰釋言文○箋訌爭至讒惡 ●正義曰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

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訌言內則蟊賊爲外故云衆爲殘
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爲害又自不
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
之人爲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
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
椓夭至夷平 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夭
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
潰潰昏亂之意故爲乱也靜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爲易
是夷得爲平謂平殄而滅之○箋昏椓至王之國 正義曰解
名此人爲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
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
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
文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
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閎以奄
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
墨者使守門閽人之往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非奄
人矣而此箋以昏爲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內小臣下
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閽人與之爲類官
居其間明亦奄人也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
云囿禁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

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則墨刖皆亦爲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内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内爲中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是知門以内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刖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旁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皋音羔爾雅云刺素食也訿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簟反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又作懶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貶隊也箋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荅反貶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皐皐至孔貶○正義曰上言小人爲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皐皐然志識頑鈍而不知治道訿訿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爲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傳皐皐至共事 正義曰釋訓云皐皐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皐皐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從字音眂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也苴士如反又槁口老反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箋云潰亂

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疏】如彼至潰止○毛以爲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逐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大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爲彙棲苴謂樹上爲異餘同○傳潰遂至浮草　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潰茂至棲苴　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爲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至曰叛　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爲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

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疚音救病也字或作㝗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況茲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昬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粺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𤍘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音子沃反

【疏】維昔至斯引○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粺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爲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粺爲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　正義曰以小人爲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粺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爲賜

學校

益

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爲滋滋又爲益引長釋詁文○箋䟽𥽷至御七　正義曰以䟽對粺則𥽷於粺也𥽷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䟽粺文俯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𥽷昏椽之黨食精也職兄斯引之職訓之爲主茲此引長言主爲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𥽷於粺故爲䟽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濵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濵音賓俱云厓也𥫗張揖字詁云瀕今濵則瀕是古濵字者與音餘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

之　公

復主大臣爲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王也
裁謂見誅伐○溥音普裁音災徧音遍下同
疏池之至我躬
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
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
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
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内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
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内之妃后無德以助
之故也今王内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内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於久豈
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之　正義
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
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
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爲之故
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
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
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内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
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辟音闢

用

也

蹙子六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喪息浪反疏昔先王至有舊　正義曰言日闢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叙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公用

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録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别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别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厠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哦者

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録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録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畀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

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洽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變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曾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
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
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
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
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
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
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
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
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成在以爲年端則成
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
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
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
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
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
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雝禘太祖以曾禮言之武王以成王
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
於群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雝於周禮徹

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撿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權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須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爲殷後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應亦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

歷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毖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群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

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誦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年麥之端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年麥年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

之故次有贅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刺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群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

曲而寡要以盛者多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
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
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禡爲末祭群分觀此則
次有義矣可以物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
藏身也　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
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
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
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
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
降命　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
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
殽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
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殽
地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
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
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爲土地主
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皁
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立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
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

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
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則云降命
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
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
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
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
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正義曰鄭云謂
教令由祖下者大傅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
自祖率而下之至於民○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
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正義曰鄭云
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
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
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正義曰鄭
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
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
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
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
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
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爲之既爲其器即
立其神神有制度之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

之而效之降命與〻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　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傳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揔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興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正義曰上既言祭群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

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
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
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
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償恩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畧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　正義曰以
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　治義理由
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
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群神之
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
治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
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正
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大
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
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
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
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
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
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
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
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走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

非祭明即歌也但户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禰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君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躰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立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立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

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覲

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

爲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群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剋火故改爲各傍佳朝直遥反

疏

清廟八句至王焉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illegible]四時之首故以祀[illegible]通名楚茨經云烝

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

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礿禮春礿

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illegible]

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

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

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在居攝五年

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

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

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

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

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

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

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

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

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清

廟至年時　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

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
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
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大
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
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
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
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
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
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
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
爲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
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
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
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
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
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
王之廟爲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爲之者
文王以紂尚在武□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

耳君爲天子之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
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
雖亡没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
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
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不得象先祖
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
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
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
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

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
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
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

疏 於穆清廟○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
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
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
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

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歎至相助 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箋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准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通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在天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存生存疏傳執文德之人　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　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上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與音餘下同疏傳駿

長至於人矣　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爲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　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此言奔走在廟王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

崩今天下大平故[illegible]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
樂○維𩐨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疏 維天
之命

八句 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
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
政繼父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
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
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
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
也○箋告大平至作樂 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
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
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
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
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
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
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
末以大平告之明己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爲制作成
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

之末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疏維天之命○毛以爲言維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亣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爲純美溢爲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唯此爲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　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 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

爲說言此詩之[illegible]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
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
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
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
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
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
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箋命猶至不已　正
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
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
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
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純大假嘉溢愼收
聚也箋云純亦不
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
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
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愼市
震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毖神溢愼也不作順字
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曾孫篤

之
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
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
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
【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
曰純大假嘉溢愼皆釋
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愼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也收者斂
聚之義故為聚也○箋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
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
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
以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
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
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
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
是意有所根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
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
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
故舉以言焉引之 [illegible]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

今所承我明子。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謚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自觀經爲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成王能厚行之 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爲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箋曾猶至維今 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 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爲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 維清五句

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大平乃爲明是覩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　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舞武王　王未及大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演

待大平此象文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
之周公大作故別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
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
祈告所用周禮無之伐二十九年曾爲季札舞之明其有用
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
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
以籥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要
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
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亦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
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
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
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
亦爲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
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
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
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
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

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
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上下之
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
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下言象耳

維清緝

熙文王之典

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
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
也○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疏】維清緝熙　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
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
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
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
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
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
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
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　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
其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箋緝熙至五伐　正義曰釋詁緝
熙皆為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
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
是周公成王之[illegible]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

即尚書傳所云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肇禋**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音召禋音因徐又音烟

疏 傳肇始禋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爲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爲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爲說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文王爲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爲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子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祺音其爾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崔本同

疏 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釋

維清

詁文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箋文王至吉祥　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爲古故謂武王爲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爲伐紂徵兆故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直遥反【疏】烈文十三句　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者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即政但此篇勸戒諸侯用賞不以爲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勸之使在國有事來洛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illegible]爲將遣以[illegible]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

諸侯爲重故廟山　揔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
即政所以有祭得爲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
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
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
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
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
月朔爲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
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
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
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
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者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
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
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爲年端
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盖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
事云烝至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
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
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
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
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
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

烈文

用

也

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〻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群廟以告巳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覲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爲祭畢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揔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壁注下皆同祉音恥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疏○烈文辟公○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illegible]武王[illegible]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

舊爲君者誠無汝國語我武王其試封立之言武王
亦愛諸侯不復毀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
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爵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
以繼其先祖也人爲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
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
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
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
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
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爲助
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爵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
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
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
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公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
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尊
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
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益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
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敎之爲善之法汝辟
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
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其能
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

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其道
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
至錫之 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
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云文
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爲
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
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
士矣○箋惠愛至天位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
百辟是卿士之揔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
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
也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一皆上戒諸侯下戒
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
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
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
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
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無封靡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也縻累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
大累於女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
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累劣僞反下同

疏傳封大至皇美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
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縻謂侈縻
奢侈淫縻是罪累之事故縻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
之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
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
王立之其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
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
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
則繼父祖之前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封諸侯無大
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箋崇厚至封之　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
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
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
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
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揔目於大功
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

爲卿大夫之子爲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爲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競彊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道音導

疏傳競彊至武王　正義曰競彊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爲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無彊至不忘　正義曰得賢國強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爲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爲也文王武王勤[illegible]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illegible]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

盩直留反又音儔窋陟律反　疏　天作七句　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

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
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礿嘗烝但祀是摠名未
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
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
於王既摠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
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
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
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
序言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窋　正義曰周公之追王
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盩至不窋於時並
爲毁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
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
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爲
先公欲明此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

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大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其宜反道音導岍口田反又口見反豳彼貧反

疏天作高山毛以爲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爲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至所[illegible]正義[illegible]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

故爲之也○箋其初　正義曰以文王未從豐之前
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
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于荊山禹貢文彼言禹
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荊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
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
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
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
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
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
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
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
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
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
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
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
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
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

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盖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巛苦魂反字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詁云云訂平也

子孫保之

疏 傳夷易 正義曰釋詁文○箋彼彼至其德 正義曰彼徂爲民注則彼作爲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爲前至者此作矣即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也 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

乾以佚易故爲人疑簡故爲能人能倣易則其情易知
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
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
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爲物所親車
可長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
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
己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
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
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比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
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
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
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
之王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爲名窮
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二
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
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公
条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
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二）

（六四）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昊天有成命七句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

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惣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以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

其

官牧人云陽祀[illegible]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illegible]於此郊此二祀文相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成王王如字除于[illegible]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于况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疏 昊天有成命　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同已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

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天命不敢解
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
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爲之不
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
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傳二后至密寧　正義曰此
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
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以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
聘於周單靖公享之語説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
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
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
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
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説詩者因其節文比
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
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
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已自勤成
其王功非謂周[illegible]也鄭賈唐説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

王身者依辨之 昊天至暴亂 正義曰以此郊天之
歌言其所感蒼帝 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
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
是天之精氣中苗興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
命爲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
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
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
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
當然也傳以密爲寧寧又訓爲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
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
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爲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
物爲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爲殘暴擾亂
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
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
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
平○單都但反注同 疏 箋廣當至之誤也 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
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

昊天有成命

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我將十句 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illegible]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

諸侯告朔以羊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上用
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
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
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
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爲文祖猶周之
明堂巡守之歸其告之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過
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是祀
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
其牛之色大享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
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
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禮四
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
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摠設其一器祭必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
之事則有全烝既物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
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
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

我將

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爲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腯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腯

疏

我將我享○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爲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卧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嘏福也餘同○傳將大享[illegible]　正義[illegible]饎文○箋將猶至助之　正義曰以

將與其三牲類當[illegible]於神不宜爲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
犧奉養謂以此牛[illegible]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
助有其爲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力
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
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
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
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
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無郊用特牲祭法
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
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
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配者與
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爲配於禮得其有羊也
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
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櫝燎祀司中司命之等
有羊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假
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

嘏

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嘏古雅反毛大也【疏】傳儀善至請謀正義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家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遠行也○巡音[illegible]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

字林作柴行下　行同禪市戰反徧音遍

出

疏　時邁十五句　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以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爲宗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巡守至群神　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爲此告祭而又爲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

時邁

庶事萬機耳目不逹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
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冤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
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
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
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
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
告以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
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
也其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爲告祭之禮非獨
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
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墠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
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
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
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
十二年一巡守[illegible]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

之昇方紀者唯[illegible]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
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
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
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
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
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
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
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
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
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
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
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
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
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
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
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

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巳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隋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群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旨岳知音

疏時邁其邦太平追述武王之事

正義曰周公以時既王之事言武王既定

二二八一

德

天下以時行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
各同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
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
所往之國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
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爲安寧百神及河
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
王之德如是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子我
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
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
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
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美
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
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　正義
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
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
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
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
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万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白
虎通云岱者言万物相代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　正
義曰芣苢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

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
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
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
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
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
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
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
莫不服者以示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
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大動威之
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
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
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
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大師非征伐也明大師
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
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
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以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
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
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
有六軍但禮無[illegible]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
不忘[illegible]且云[illegible]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

山川之神祇以山川之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
川堯典云望秩于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
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也允王
維后懲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之也**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云
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
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
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疏）傳明矣至不疑
正義曰明之與昭
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
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
○箋明見至之效　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
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
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佑序
之效驗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櫜韜也箋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
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疏）傳戢聚櫜
也○戢側立反櫜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韜　正義
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
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户雅反下注同

允王保之

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疏○傳夏大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　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爲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武王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爲樂名又解名爲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驚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

競詩者祀武王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
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
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
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
康上帝是皇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彊也能持彊
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功本或
作天功
疏
執競武王　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
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爲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爲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其既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爲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
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之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爲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強至福祿　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求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絶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覲反【疏】傳自彼至明察　正義曰訓自爲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覆蓋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釋訓文**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

群

反順[illegible]之貌武[illegible]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
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
福祿也○喤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筦音管本亦作管
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𨌾𨌾行貌穰如羊反反反如字沈
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反【疏】傳喤喤至反復　正義曰喤
重也又音服重直用反　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
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
也舍人曰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其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
大也箋以反反爲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
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爲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
福祿　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
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
下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
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
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
謂群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群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
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
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
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群臣既醉之

執競

下後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釐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 思文八句 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極中也箋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illegible]阻飢[illegible]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

無不彡女琅得言反其性○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
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尚書五蓋
反本或作
反音同
疏思文后稷○毛以為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
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
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
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
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
物表記右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
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
服常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
為常也久以永在歌樂故以配天其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
為循其文義大同○傳極中 正義曰此極以居天之中故
謂之極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
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箋克能至其性 正義曰克能
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
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
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
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

思文

典云帝曰弃黎民姐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姐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万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魚鼈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万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𪍿孟子云𪍿大麥也廣雅云麳小麥麰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疏】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illegible]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

俱訓[illegible]用故率[illegible]○箋貽遺至之德　正義曰貽遺釋
言文率循有養[illegible]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
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
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
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
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
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
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
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
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
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
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
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
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illegible]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
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惟
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
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
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
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
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

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大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右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弟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𤰞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右稷養天下之功言右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内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具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右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戦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此與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亭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亭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亭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遥反下皆同 疏 嗟嗟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

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大斥故戒其御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御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愼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勸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朝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勑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莫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端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端而爲天下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乂以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勸之於田事○傳嗟嗟至公君　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勑而嗟歎故云嗟嗟勑之非訓爲勑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爲官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專　正義曰此遣[illegible]諸侯之歌勑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illegible]典云允[illegible]之義故爲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

言以[illegible]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
義於其歸故於鄭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
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臣不純
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
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逆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
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賓亦戒諸
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
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
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
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
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
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
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
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
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
亂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壹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
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
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

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濵莫非王臣皇
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
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
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臣
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勑而以爲獨勑其卿大
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勑保介則知此亦獨
勑其臣不勑其君也且君臣禮絶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
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
不勑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勑
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朝耳此
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
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
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
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
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
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勑之而
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朝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
云嗣王謀於廟[illegible]謀之廟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

朝也▢字集註
字作朝於義爲長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

求如何新畬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
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
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
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
夏户雅反被皮寄反 疏 箋保介至執兵 正義曰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
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
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
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
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
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偏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
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
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
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
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茻中

爲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
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
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
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
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爲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
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
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讖用七月則
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
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
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
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
祀得不爲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
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過
故務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
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趍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辭
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
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
彼云衣皆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 康樂也……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烏注同迄許乞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遍反

疏 傳康樂○正義曰釋詁文○箋將大至豐熟 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歎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為所美麥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又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

命我衆人庤乃

錢鎛奄觀銍艾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

銍艾穫之也○庤持恥反錢子踐反鎛音博奄鄭音淹王徐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栗反艾音刈銚七遥反何士堯反沈音遥世本云垂作銚鎒乃豆反或作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鎒古字也今作耨同穫户郭反本或作鑊音同釋名云銍穫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此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小爾雅云截潁謂之銍截潁即穫也

【疏】傳庤具至銍穫

正義曰庤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也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箋[illegible]久觀[illegible]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

以淹[illegible]故也[illegible]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經則在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意嘻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噫音禧禱丁老反又丁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疏】噫嘻八句 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箋祈猶至是與 正義曰春官太祝當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摠祀五帝矣郊雩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

亦五帝之一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
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
祭也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惣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
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
非周禮相對之例彼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
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
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
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
況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被皮寄反【疏】噫嘻
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勑者成是王事之王
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
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
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
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發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
及時趍農十千人維為配耦恐其失時欲令万夫俱作天下
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為之祈神勸戒勑故美而歌之
○鄭唯噫嘻二字與毛字別又三十里為一部一吏主之實

勑

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傳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
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
皆是歎聲爲歎以歎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
歎歎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
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箋噫嘻至百穀○正
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
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
哀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
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
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
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情於已
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
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
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
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
即豳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至典田之官
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
農夫是[illegible]田之[illegible]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服爾耕十千維耦

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駿本亦作駿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畛之忍反又之人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廣古曠反

【疏】傳私民至其望　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勸民之言故解其勸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己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為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

噫嘻

學校

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箋駿疾至成數　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弈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illegible]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

牛馬其[illegible]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
畛以通大車其百[illegible]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
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
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
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
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一百步三
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
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
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
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
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
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
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
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
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
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
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
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

用

也

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
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亭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
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
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
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
之文也徑畛涂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無正文言
以南畮圖之遂從溝横洫從澮横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
南畮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旣從則必注於横者也故
溝横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
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横澮則南北之畔即
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閒南北者九
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
九則一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
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遂地形而流非
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
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疏　振鷺八句　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二王至杞宋　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如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

公用

從後後爲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擧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擧而徙之别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其位以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説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説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絶享非仁者之意

振鷺

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慮反

疏 振鷺于飛 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邑潔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正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依之者爲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

於終如爲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明取其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亦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斁音亦厭也厭於豔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豐芳弓反【疏】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勑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咨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齍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皆徧也箋云烝進畀予也○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注同妣必履反秴胡甲反本或作洽徧音遍予音與

疏豐年多黍 正義曰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稌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具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傳豐大至曰秭 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爲之注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齍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經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結實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鄉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舍之憋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

孔甚也

之米廩虞帝令藏粢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
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
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
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
云曽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
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
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知然
者以億言及秭則万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
箋豐年大有年　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
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
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
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
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
○傳皆偏　正義曰偕訓俱也亦偏之
義○箋烝進畀予　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

而奏之○瞽音古無目眹曰瞽眹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治直吏反

疏 有瞽十三句

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 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

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云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虡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鞉字亦作鼗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栒荀允反鐻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椌苦江反楬苦瞎反矇音蒙有目眹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疏

有瞽有瞽○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

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
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
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
之也○傳瞽樂至圉揭 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
播鞉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
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橫者爲
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
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爲兩解業即栒上之柷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虡之躰植
者爲虡橫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及冬官梓人及明堂
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
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躰而謂之爲業則是
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
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
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鐘磬
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即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
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
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

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
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
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
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縣也言掛縣紘者紘謂縣之繩
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
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
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
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
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
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
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
是周法鼓始在心故云縣鼓周鼓解此詩特言縣意也若然
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
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縣鼓也
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是也柷木椌圉揭者以樂記有椌揭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
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
知而畧之大師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皐陶謨云合
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
之上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

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枸簴異圉敔古今字耳○箋瞽矇至作田 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縣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縣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是應朄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朄字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既備

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

永長觀多

祖是聽 箋云既備者縣也悚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
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
之○喤華盲反又音横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縣反史記音
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餳夕清反審也又音唐方
言云張皇反即乾餹也音唐遂
字又作篴同徒歷反併步頂反 疏 箋簫編至吹之 正義
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
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
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
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
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餹凡飴謂之餳關東
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餹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
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
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箎六孔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箋云我客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厭
過○觀古亂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厭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在廉反尒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橬時砧反鮪于軌反疏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目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請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視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曾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漁也韋昭以爲薄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礼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説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鱣張連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糝素感反舊詩傳及尒雅本並作米傍參小尒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

止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麤反又心稟反字林作罧音山沁反義同鮥音洛爾雅云鮥叔鮪鮎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疏 猗與漆沮○毛以爲可猗嗟而歎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鯉以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爲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槮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箋鱣大至鰋鮎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鰋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祫户夾反大祭名也

疏雝十六句 正義曰雝者禘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受予之多福此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宫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須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 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禘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圜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圜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

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旣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旣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反採得

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无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与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懽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

【疏】有來雝雝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懽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

冒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相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雝肅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慇而趍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牽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絜尓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弃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弃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埤亦相通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

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
反悊音哲本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同知音智 疏 傳假加正義曰釋
詁文○箋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
也此大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加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
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
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
法云夕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
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
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
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
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燕安也箋云繁多也文王
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
之以考壽与多福禄○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
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
諱當音處亮反應應對之應 疏 箋繁多至福禄 正義
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
悳直醜正寔是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
爲祲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

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礼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与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与文德之母歸美焉○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音似文王妃（疏）傳烈考至大姒　正義曰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列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絡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似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見賢遍反下同（疏）載見十四句　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爲見廟而言故率見廟以惣之寀經載

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亭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亭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与率見昭考爲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皆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万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爲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爲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与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盖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編祭群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

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礼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辟音壁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

鞗音條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許糾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　疏　載見辟王○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内脩諸已自求車服礼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与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礼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礼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叙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礼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今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与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　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爲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鎗鎗爲華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主爲鞗革而言其意亦兼

載見

言旂鈴皆有法也○箋諸侯至盛壯　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礼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爲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与烈光連文故爲盛壯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礼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礼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祜音户福也朝直遥反下篇並同

疏

傳昭考武王享獻　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爲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多福　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謂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

使

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礼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
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礼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
通爲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叙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
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
福言諸侯之爱成王卽經之思皇也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

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与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

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卑必尒反本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

疏 箋俾使至之言 正義曰俾使
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
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
焉見親踈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
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欲
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爲難曉故
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与諸侯助祭得礼當於神明昭
著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
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
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
成王是稱蕭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辭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

也俚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礼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礼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与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爲大不爲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有客二王之後爲客也見賢遍反序注同絀勑律反又作黜同【疏】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箋成王至而見　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与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駮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駮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疏】有客有客○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

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見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以爲異餘同○傳殷尚至愼貌　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illegible]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愼貌○箋有客至言之　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爲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

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從亦有王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
其比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
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一宿

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云縶絆也周之君臣皆
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縶陟
立反絆音半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
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餞音賤樂音洛

疏傳一宿至曰信　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
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
○箋周之至殷勤　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
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
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
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
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
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饔明日以

有客

夫人歸禮既致饔餼則旬而稍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箋追送至無已 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遂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縣父餞之與之讌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豉反下同

疏 傳淫大威則夷易 正義曰淫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字徐音泰注同

疏 武七句 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

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箋大武至爲舞　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也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武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於音烏註同

疏 於皇武王○毛以爲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強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爲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爲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

作

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烈業　正義曰釋詁文○箋
皇君至基緒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
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
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嗣武受**
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遏劉殺耆致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
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
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遏於葛反耆
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汲音急**疏**傳武迹至耆致　正義曰武
迹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
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
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遏止至五
年　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耆為老也既言文
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
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衆多之辭謂紂時諸
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
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
去殺此武王纔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
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

也年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

廟也○朝直遙反注同

疏閔予小子十一句　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求良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年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群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編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時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廟　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内

事曰孝王某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比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爲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閔病造爲疚病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嬛其傾反崔本作煢疚本又作㝌音救

疏閔予小子○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因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爲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爲孝行常

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
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
當早起夜卧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
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
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爲周公
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
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爲異餘同○傳閔病至疚病 正義
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爲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
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爲追述武王初崩
之時也言遭家不爲謂家事無人爲之賴周公爲之已得太
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爲下言發端故王肅云
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
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閔悼
至之中 正義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
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
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己身孤特故云嬛
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爲病於文太重孫
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
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
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
枉○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
疏傳庭直 正義曰
釋詁文○箋茲此
至私枉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
故以陟降爲上下也武王身爲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
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
文王身爲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爲上以直道事天爲君所
以牧民故爲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
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
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
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緒也
箋云夙
早敬愼也我小子早夜愼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
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懈
疏傳序緒 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
轉爲緒○箋敬愼至不忘 正義曰敬者必愼故言敬
愼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愼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
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羨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與未可以惣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謀者謀政事也疏訪落十二句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

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

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今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謙而荅之曰於乎可嗟歎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絶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故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群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傳訪謀至渙散　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　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收斂之　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

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協韻乃旦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

疏 箋多衆至未平者　正義曰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爲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爲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爲未堪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虯反

疏 箋紹繼至之位　正

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以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爲安明爲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爲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一本無之字 疏 敬之十二句 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

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
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易鄭敬之敬
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疏】之○毛
以爲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
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
不變易哉王無得緟曰此天乃高高而又高在上以爲不見人
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
日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爲遠也○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
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
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
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是相克勝之道
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
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　正義曰顯
見釋詁云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以爲
事之義也○箋顯光至在此　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
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
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
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
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分以天爲極高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
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
施其所行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
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
高又高在上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
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
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
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
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
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玆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
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
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鴆反道音導【疏】傳小子至肩克
○正義曰上二
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
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爲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
遠故以光爲廣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肩以有
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箋

敬之

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志
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爲光明鄭讀佛爲輔弼之弼
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敬之者
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己隨事而生事有
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曰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
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
注斷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
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
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
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
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如者以周公若已
居攝則王三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
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
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
流言復爲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爲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
攝乃代之爲三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
爲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爲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
爲臣奉王每事禀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
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六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毖音祕難乃旦反禍難之難皆同〔疏〕小毖八句　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爲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朝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毖慎至患難　正義曰毖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毖慎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

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
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群臣小
人無敢我𢹎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荓普
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䗬孚逢反螫音釋朝詩作辛
赦赦事也𢹎尺制反本又作㨖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忩
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
反譎音決誑九況反

疏 予其懲而○毛以爲成王即政
求助於群臣告之云我其懲創
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己以爲創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
汝等群臣莫復於我𢹎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
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
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
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爲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
飛維爲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
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
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
上於患難以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
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
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
蔡之讒爲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爲[illegible]室

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
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乱
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
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　傳荓蜂摩曳　正義
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恶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
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蛢蜂爲掣曳爲
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懲艾
至刑誅　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
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
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
而作乱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
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
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巳也既創往時畏慎
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
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諂詐誑欺不
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
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　**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　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
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

之　公

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鴟鴞之翻飛爲大鳥也鴟鴞之所爲鳥題
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
大者【疏】傳桃蟲鷦至終大　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
也名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䳭二
消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䳭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機疏
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
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喻小惡不誅
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俱毛以周公爲武
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
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
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
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
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
蔡也○箋肇始至之鳥　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
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
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
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
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鴟之所爲鳥題肩或
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
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

用

也

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鶚不類鶚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鶚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

疏

傳堪任至辛苦　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愼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旣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　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鬭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鷦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

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

疏 載芟三十一句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箋籍田至籍田 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以

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爲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爲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爲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大宰序云甸師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其職云掌師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劭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

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爲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蹟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爲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齍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謂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土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

䎱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
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
音亦長張丈反下同徑古定反間音
閑儦音蒼賁女嬌反烝音證解音蟹

【疏】載芟載柞○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
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
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
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
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
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爲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
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眞
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嗿然而衆其來饁
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子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謂饁已
爲勞思逆而媚其行饁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
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
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
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
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
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
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
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

事

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于
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
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饗爲我國家之光
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
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
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感天地心非云此而
有此謂禎祥之應士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
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
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 鄭以馘載爲識菑識然入
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礼以
事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
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
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
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
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　正義曰隱六
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
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
畛爲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
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

感

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
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
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
若幼則從饁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
強強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載始至
當種　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
下之別名隰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
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
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礼曰以
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
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变民言甿異外内也然
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无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
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
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
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
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
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
不能有立於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礼列於九職是
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說

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澤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云而種之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嗿衆貌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嗿勑感反饁于輒反饋其愧反饟式亮反

疏 傳嗿衆至子弟　正義曰以耘者千耦饟者必多故知嗿爲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饟故爲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饟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即此之士也○箋饁饋至自苦　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士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爲愛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畧利也箋云俶

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畧如字字書作䂮同叔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函戶南反下篇同熾尺志反盛也菑側其反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疏】傳畧利　正義曰釋詁文○箋實種至活生　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爲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爲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驛音亦爾雅作繹繹云生也厭於豔反下同緜緜如字爾雅云麃耘也韓詩作民民云衆貌麃表嬌反芸也說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文反【疏】傳達射至麃耘　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

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猒猒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麃之貌釋訓云緜緜麃麃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絶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穫户郭反積子賜反又如字注同秭音姊

疏傳濟濟難　正義曰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礼謂饗燕之屬○烝之承反畀必二反注同

疏傳百礼言多　正義曰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箋烝進至之屬　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礼爲合聚衆礼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礼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礼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

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爲饗燕之禮皆觀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飶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飶蒲即反芬芳也說文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

疏 傳苾芬香

正義曰飶者香之氣故爲芬香也○箋芬香至榮譽 正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巧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彊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醮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爲俶俶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疏 傳椒猶至考成 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二十三年左傳

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礼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

疏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　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爲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礼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徵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爲徵應者也以其分爲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爲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爲之享燕之礼得所不謂其至而已

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
今時若此太平之主能重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耜音似田器也 疏 良耜二十三句 正義曰良耜詩者
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
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
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
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
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
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
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
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畟畟猶測測也 箋云良善也農
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
含生氣言得其時○畟楚側反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言嚴
利也種章勇反 疏 畟畟良耜○毛以為農人以畟畟然利刃善耜
章勇反 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穀之穀其實皆含

比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女之農人者戴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上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豐常得豐年也鄭唯以載爲熾菑爲異餘同○傳畟畟猶測測○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

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笠丘方反筥紀呂反饟式亮
反笠音立糾居黝反又其皎反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
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薅呼毛反説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
作茠茠引此以茠荼蓼荼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盛
音成去起呂反 疏 傳笠所至水草　正義曰笠之爲器暑雨皆得
禦之故兼言也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事鎛
是鉏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
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
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
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箋瞻視至勤苦　正義曰瞻視
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
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
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
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
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筐其
鎛故知見農人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
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

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

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

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

朽盂有反爛也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步醵其據反又其畧反合錢飲酒也

疏

傳挃挃至墉城 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牆俱得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箋百室至之歡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則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爲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

𥙊鄭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即此合醵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爲醵飲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禮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犉如純反本亦作犉捄音虯復扶又反下同

疏傳黃牛至社事 正義曰釋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爲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正注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爲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爲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也○箋捄角至司穡 正義曰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爲角貌以上言其饟是婦子所爲此

言寧上遥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鑰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爲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也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將牲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繹絲衣繹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繹融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疏】絲衣九句　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

卒

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
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
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
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
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
不知誰著之故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
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
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
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荅之以此
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
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
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
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
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
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箋繹又至之貎　正
義曰繹又祭繹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
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
仲遂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
是曾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六

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褻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時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肜者因繹又祭遂形繹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絶之意尚書有高宗肜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鼏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紑孚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

音戴同弁皮變反俅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絿同鼐乃代反郭
音乃鼒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鎡字音茲塾音孰門側
堂也或音育冪亡歷反本絲衣其紑　正義曰此述繹
亦作鼏鼏圜音圓弇古奄字【疏】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
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
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
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紑然而鮮絜
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然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
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
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鼒
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
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
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
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
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
之〇傳絲衣至之鼒　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爲之故云
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
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爲絜鮮貌也載
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
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

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匠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内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往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斷也釋器云鼎絶大者謂之鼐鼎既絶大鼐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鼒鼎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鼐鼎爲韻故變其文也○箋載猶至之鼒　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與

旨

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
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
之禮輕故使士也君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
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
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
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爲說
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
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
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
牛鼎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
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鼎鼎及
鼐鼒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爲此次故準之以
說天子之禮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鼎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
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吳譁也考
成也箋云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
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觩字又作觓
徐覆反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觵同斛音虯本又作觩吳
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

下大故煎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
誥反本又作傲注同譁音花讙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

疏 傳吳譁考成 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声故以娛
爲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箋柔安至休徵
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礼小於天
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礼至旅酬
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礼
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礼宜於此
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礼猶天子之繹所以無兕
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卿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
說祭初行禮惟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
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讙譁
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以將獲福
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 周公居攝六年制礼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
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汋大如字徐音

泰

疏 酌九句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爲酌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衆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武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爲篇立名謂之爲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箋周公至而已 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礼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礼祀於新邑

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曰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於音烏徃同鑠舒灼反

【疏】於鑠王師○毛以爲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以取昧之事所以爲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歡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爲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爲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晦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

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
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絶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
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
之故故得道也○傳鑠美至晦昧 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
云遵率循也俱訓爲循是遵得爲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
以養爲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
爲昧言取是晦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
訓皆爲光明介字毛皆爲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
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
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純大至助之 正義曰
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
歎其大大興故依常訓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
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爲美
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
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晦昧之君
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
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
大興也孟子說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

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龍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蹻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鄭七報反詣也傳直專反

疏傳龍和至造爲　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爲武貌造爲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𢿱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箋龍寵至相致　正義曰上言大介爲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即寵受人皆美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爲三等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傳公士　正義曰釋詁文

實維爾公允師公事也箋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率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疏箋允信至之道　正義曰允信釋詁文上說行文王之士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禡馬嫁反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

【疏】桓九句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紂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闢土服遠曰桓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伐紂爲主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箋類也至師祭　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直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

桓

言五德之帝以揔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礼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言依郊祀爲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禦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征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礼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礼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婁豐年　箋云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婁力住反亟數數反數也下同疏綏萬邦○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无飢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伐之○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箋綏安至陽和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屢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爲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无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士事也箋云天

命爲善豈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解音懈注同 疏 箋天命至天下 正義曰以天命匪解爲下文惣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爲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爲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烏注同間間廁之間注同 疏 傳間代 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于曰至代之 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伐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伐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疏】賚六句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奔之士脫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大封至有功者 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

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意
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
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
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
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
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
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
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
也○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

【疏】文王既勤止　正義曰武王既封諸
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
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
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
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
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
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
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勤勞應
當繹陳　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敷猶至天下　正義曰敷

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已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 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鄭如字王音烏王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 疏 箋勞心至勸之 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息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求爲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樂也○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洛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疏 般七句 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

喬嶽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礼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故周礼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

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隋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於音烏注同墮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許及反

【疏】於皇時周○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隋墮然之小山與高高而爲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編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

足　利

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褒爲衆爲異餘同○傳高山至翕合　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隨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隨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无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箋皇君至爲一　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衣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爲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礼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隨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岳与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礼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

般

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与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其首尾是一故尒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兖州九河旣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一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爲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

之　公

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
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横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溢
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
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南界中自鬲南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辛三河之名下以
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
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
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
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
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
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
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
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
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爲縣
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
之時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兖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
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
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
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
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荅曰

般

用　也

兖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註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疏 裒傳聚多　正義曰釋詁文○箋裒聚至而王　正義曰釋詁云裒衆多也具訓爲多是裒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

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皡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皡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皡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皡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

公 円

謂所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皥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　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惣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濆弒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

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
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
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
賢禄士脩泮宮守禮教　正義曰有駜諭僖公用臣必先致
禄食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禄士也泮水頌僖
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礼教也舒援云曾不合作頌故每
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立功之事春秋經不
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
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
謀東畧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
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鄫且東行畧地今鄭言謀東略
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畧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
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
西爲此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畧也此言謀
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
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
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畧即是謀伐淮夷
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畧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門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然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礼爲小失春秋貶譏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賛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　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

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君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

字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
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
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
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
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大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
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
　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
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
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説
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
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社皆以爲太
廟之室鄭無所説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太
平制典法之動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
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礼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
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是成王
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
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内山川也祭其境内

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礼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録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正義曰變風之守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

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
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
常故特請天子以曾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
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竟焉　正義曰又解
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
官書記之亦足示竟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黜陟
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竟焉互相補足皆是
示法而已其有善悪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悪故言
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悪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
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礼也是州内諸侯
有善悪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
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
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
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及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悪行人當書之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牧徐音目坰古熒反徐又苦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　正義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揔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

請

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季孫至魯史　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袪袪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

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驈户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騂息營反赤黃曰騂下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

思無疆思馬斯臧

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

疏駉駉至斯臧 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曾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騂之

黃馬此等用之以爲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
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
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
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駉駉至曰坰　正義曰
腹諝馬肚幹請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拹公脅也
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
二章爲戎馬也坰者闊廣之義故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
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
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
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郊牧野
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
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
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
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
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
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
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

者莁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其郊外之地惣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内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别有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解牧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内居民多近都之地

貴必牧於坰野者遠民居與良田故也以亭云務農重穀牧
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
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
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
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
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
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
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
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
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
前不能如禮故時美之○傳牧之至力有容也　正義曰上
言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
者有驈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比駉駉之肥由
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釋畜云驪馬白
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
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
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
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宮
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
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
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
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
所在有限衞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
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馬一種而分爲三
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
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齊道田駑本
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
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
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
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
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
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
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
鄭注以大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家路
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
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

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
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
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
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其餘諸侯無
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
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
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
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
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
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
其尚猛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
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爲輈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
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
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
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
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

五御之威儀也○箋臧善至廣博　正義曰臧善釋詁文彊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騅音佳駓符悲反字又作駓郭云今䮊花馬也字林作駓音丕騏音其伾敷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駓走也父之反音丕祺音其字又作騏

思無期思馬斯才

才多材也

【疏】傳倉白至有力　正義曰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綱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倉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

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驒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駱音洛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駵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髦尾也雒音洛本或作駱同繹音亦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雒本作驒驎本亦作甐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甐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

疏傳青驪至善走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即是鬣皆謂馬之鬉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其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音乾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駵曰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駵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

孫炎於騢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䮝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箋云斁猒也思遵伯禽之法無猒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斁音亦【疏】傳作始　正義曰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斁猒至乘駕　正義曰斁猒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駰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騢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驔音簟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䲨字林作𩦺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瞯音閑袪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骭户晏反【疏】傳陰白至強健○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

徂

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驔白黃白倉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邑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驒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脚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驒也驓則四骹雖白而毛短故與驒異也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員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思無邪思馬斯徂 箋云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

疏 箋徂猶至走行○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駜備

筆反又符必反字林父必反【疏】有駜三章章九句至有道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有道至之謂　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有駜彼乘黃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乘繩證反下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音泰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咽

本又作鼝鼓同烏玄反又於巾反樂音洛注喜樂下于胥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遥反

疏 有駜至樂兮 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強之馬此駜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絜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駜馬至安國 正義曰以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強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 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強肥強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

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
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
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
箋夙早至明德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
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
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在身得理爲德雖內外小殊而
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
此爲明德也○箋于於至喜樂 正義曰于於胥皆釋詁文
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
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
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别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
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爲文則明義明
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
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
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
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

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
惠 疏 傳言臣至餘惠 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
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

有

於臣饗食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

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疏箋飛喻至欲退　正

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

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青驪曰駽○駽呼縣反徐又火玄反又胡玄反又音炫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云載之言則也疏自

傳青驪曰駽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

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子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疏自今

至樂兮　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

有駜

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甚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　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爲今与將来爲始兆以作詩爲始○箋穀善貽遺　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普半反　疏　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　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亭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擦之定本云頌僖公修泮宮无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来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illegible]音[illegible]亦頖音判本後作泮泮宮諸侯之亭也泮

土壅

半也半有水半无水也鄭注礼記言頖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巾反辟音璧下同圜音圓觀古乱反又音官魯

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戾来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声也箋

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来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声噦噦然臣无尊卑皆從君行而来稱言

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伐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茷噦呼會反

疏思樂至于邁 正義曰僖公能修泮宮爲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内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采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声言其車服得宜行趍中節也又魯之羣臣无小无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泮水至其化 正義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斈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斈也頖宮周斈也是魯礼得立四

泮

代之斈魯有四代之斈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斈魯
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礼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
成告克當於周世之斈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
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
故特言其修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斈皆修
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
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
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礼謀獻之事則云泮宮
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
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
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
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芹水至形然
正義曰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小菜也
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
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
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
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修觀宮
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又申傳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
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
廱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

孔小然則璧射圓而内有孔此水亦圓而内有地是其形如
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内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来觀者均
言均得所視也此篓言築土壅水四方来觀者均謂水之外
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謂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
發見也言四方来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内有館舎外无牆院
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
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
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
饗射礼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
門而觀聽者盖億万計是由外无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
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爲名則泮是其
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盖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既以
盖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礼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
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无也北无水
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
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
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与其去之寧去遠者
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
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
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廱泮宮之義皆以其形

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
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
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
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戾
來至有聲 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
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解泮宮在郊
旂旆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意
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
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爲外人之辭以
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須也○箋其音至德音 正義曰
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
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
昭其馬蹻蹻言彊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蹻居表反昭之繞反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思
樂泮水薄采其茆茆鳧葵也○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鳧葵草堪爲

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即豬蓴也本草有鳬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疏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鳬音符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者與音餘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紆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疏思樂至羣醜○毛以為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衆人民○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賜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

又

羣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傳茆鳧葵 正義曰陸機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箋在泮至者與 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微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釆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至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有

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衆　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　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遥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𤇾其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傚也僖公信文矣爲脩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其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

【疏】穆穆至伊祜　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

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傚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禄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禄自來歸之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箋云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矯本又作矯亦作蹻居表反馘古獲反截耳也臯音遥臯陶唐虞之士官

疏明明至獻囚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説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獄如臯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

獻其所執之囚言馘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

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箋克能攸所　正義曰皆釋言文○

傳囚拘　正義曰釋言文○箋馘所至其人　正義曰釋詁

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

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

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

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

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信

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

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

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

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執得馘耳而還

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

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馘因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

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

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暀于況反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瘍余章反訩音凶讙音歡譁音花爭爭鬬之爭【疏】濟濟至獻功○毛以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爲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吳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爲異言以威武往征別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桓桓威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爲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爲遠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

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

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爲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曽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　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烝烝至其功　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爲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訟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爲不讙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謂初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觩弛

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壍井刊木之類○觩音

觓捜依字作捘邑留反傳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
附繹本又作射又作斁作懌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
弛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堙音
因塞也刋苦干反服虔云削也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
服也謀謂度巳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度待洛反

(疏)

角弓至卒獲○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
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
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
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
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之卒
皆服也○鄭以爲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
伐淮夷也以角爲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
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緻而牢固徒行之人又
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
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
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觩弛至搜
意　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
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觩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
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

矣昔則毛氏之說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爲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得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曾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因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箋角弓至之類 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傳當作傳其車甚傳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

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翩

○箋式用猶謀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翩音篇鴞于嬌反黮說文字林皆作葚時審反爲于僞反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懬音懬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勑金反犍爲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

疏 翩彼至南金 正義曰翩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憬遠至荊揚 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寶釋言

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惣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
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琛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
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
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
最爲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
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蠙魚而已其土
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
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懼以賂魯
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箋大猶至三品　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
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
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
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
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
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
云厥貢璆鐵銀鏤尓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
之銀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
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即
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
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足 利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一

學校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宇居也○閟筆位反音祕同僖音希

【疏】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宇　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山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

之　公

枚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侐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禖莫回反礱路東反厲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又作烖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坼勑宅反裂也副孚逼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穉音雉韓詩云幼稺也菽音叔大豆

周　也

也甲必爾反本又作俾下皆同長張丈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

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

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

疏閟宮至之緒○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

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

侐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

然而礱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

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

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

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

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

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

植後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

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

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

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

可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閟宮爲神宮於曾

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説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覆緒爲事爲異餘同○傳閟閉至礱密

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户拒公故閟爲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説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説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踈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盖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恤爲清淨實謂宮内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以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説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如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閟神至神宮

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

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
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
以閟爲名釋詁云毖神毖愼也俱訓爲愼是閟得爲神閟與
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
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上帝至子孫　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
依姜嫄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
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
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　正義曰箋以生民之
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馮依姜嫄而使之有
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躰歆歆然如有人
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
故馮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
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逹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
此篇無災害文在弥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
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
生其不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
坼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惠與彼同故引
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
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

種至曰穉　正義曰重稑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植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稑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爲同則此奄亦爲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奄猶至稱焉　正義曰綱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未爲司馬不言弃爲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末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襃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

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傳緒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箋秬黑至明之　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斷也斷音短下同豳彼貧反王于況反

至于文武纘大王

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誤也箋云届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届音戒貳音二極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復扶又反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疏】后稷至厥功○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

虞請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
同○傳翦齊箋翦斷至斷商　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
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
有翦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虞誤
　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
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
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箋
屆極至京勝　正義曰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
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
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
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
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
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
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
紂事相接成故也○箋敦治至先祖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
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
義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
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
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

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

為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守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

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衆國乃

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東

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

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力呈反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周公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解

音懈忒他得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騂赤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

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楅音福逼也將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禴羊灼反祫咸夾反楅音逼有沙鄭素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豘徒門反鉶字又作鈃音刑爲其于僞反觝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柎方于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

〔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牲

閟宮

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燔
炰云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
竹邊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
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
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
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
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
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借喻
胡化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
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成至宇居
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
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
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祫祭文武
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
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
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
元得爲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爲居○箋東東藩至得專
臣 正義曰諸侯爲天子蕃屛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
使爲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

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
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
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
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
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
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
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
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
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
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
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
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
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
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
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
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
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

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
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
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
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
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
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
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
不滿百里而云九同十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
一附庸也○箋交龍至忒變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
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
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
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
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
視祭不言祭天也依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
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
也○箋皇皇至之福　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
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
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
舜受終于文祖宜揔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

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
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
以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
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
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
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
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
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諸侯至衆多　正義曰毛以載爲
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
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
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
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
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
一祫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
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
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
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忘云
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
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

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
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
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
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
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
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
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
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福衡謂設橫
木於角以福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也地官封人云凡
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
如彼注福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福衡其牛角爲其觝
觸人以福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
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
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
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
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
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
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
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
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

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湆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梡嶡此云

大房盖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
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皇
祖至于舞 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犅騂犅
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
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
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
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新
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
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
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
堂位說祀周公之礼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
制足間有横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横似
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
震動至壽考 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
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箋此皆至堅固 正義曰上
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
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暇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
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
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毁壞也震騰以川喻
故皆謂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

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卿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縢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敕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韔同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胄直又反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艾音刈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

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台背他來反下音貝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疏 公車至有害　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奮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皆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人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曾衰

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大國至宮中 正義曰明堂
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同
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
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
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
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礼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
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
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
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
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
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
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
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
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纓而朱染之以爲
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於閉
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但傳
詳彼而畧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韔中有二弓小戎云文韔

二弓是其事也○箋二矛至人御　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
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
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
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
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
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以兩句自相
充配朱英是二矛之飾以朱染綠縢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
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中御下
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
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
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
傳稱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
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
御是御在中央也○傳貝冑至增增衆　正義曰貝者水蟲
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
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冑下則是甲之所用

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箋萬二至增增

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然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以叙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万七千五百文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傳膺當承止

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爲止也○箋懲艾至禦之

正義曰懲艾皆創

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
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荊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
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
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
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
或别有伐時經傳脱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字韓詩作荒去至也近附近之近

疏 泰山至之功○毛以爲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
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
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
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
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至
荒有 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

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比二山故知龜蒙是龜
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
言所瞻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
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
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
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
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
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
之也○箋奄覆至中國　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以弇
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
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
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
對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
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
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
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鳧

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荊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鳧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貊字又作貉武伯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

疏保有至是若　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荊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順服也○傳鳧山至若順　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荊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古雅反朝直遥反薛字又作辥息列反與音餘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群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齯音同一音如字爲于僞反祝之又反下同

疏天錫至兒齒○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壽其求年○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餘同○傳常許至西鄙正義

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
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
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
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純大至於薛　正義曰純大釋
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
以常許爲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
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
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
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
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
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
彼以近許繫之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
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
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
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
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
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
言是與爲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
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

學校

又户言其諸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斷音短度待洛反**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桷音角方曰桷舄音昔徐又音託奕音亦榱色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曼音萬

（疏）徂來至是若○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斷斷之於是量度之

其受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
用松爲桷有舄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閟公
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
備矣此廟是誰爲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
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
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爲順明
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須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爲姜嫄之
廟爲異餘同○傳桷榱至是廟　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椽之
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爲大
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
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
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閟
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閟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閟公爲
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也
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
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
寢也閟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
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甚至曼
長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

周 也

本作㫌云丮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閟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上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中候摘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講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　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二

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

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三）

足利學校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三十之三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卯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　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為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不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

公円

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次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儉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即處邰處豳國名屢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礼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易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社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迁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

亭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
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
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
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
代夏桀定天下 正義曰堯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
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勤
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
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
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
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中候雒予命
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
亦上化為黑王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
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
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
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正義曰此尚書無逸
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
洎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
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
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礼居凶廬柱楣不言政

事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　正義曰受
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
詩故鄭箋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
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
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
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
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
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
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
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
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
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
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
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爲祫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
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
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
生存之日禘祭先主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皆是崩
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

之裔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　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禄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禄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爲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故故終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

商頌譜

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
首歸以祀其先王 正義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
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存云微
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
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
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
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
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
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
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
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
師校之也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
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
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 正義曰今
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
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夏
之篇章既以泯弃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
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

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爲乃不録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

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曾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

己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爲殷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遥反折之設反

【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爲首 正義曰那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以其號爲死因爲語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

創基成湯爲首那亭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
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
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
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亭惣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
公 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
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畧舉禮之大者以
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
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
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
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無藏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
亭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
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
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
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
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
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
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
宋言湣公之適辭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
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
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

厲公也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
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
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
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摇之亦植之
類○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
時職反又音值鞉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乱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奏
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也烈祖湯
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
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
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礼記曰齊之日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声
此之謂思成○衎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
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者市志反為于偽反僾音曖愾苦代反鞉鼓淵淵嘒

角

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玄反又烏玄反嘒呼惠反倚於綺反於赫湯孫穆穆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於音烏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鍾也斁亦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懌同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来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薦箋練反本又作薦同饌士戀反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

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疏】猗與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烝之丞反至湯孫之將○毛以爲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爲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爲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鍾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爲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来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礼来助祭其儀温温然而恭敬早朝御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

來頓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
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礼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
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
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嬲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
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
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
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此爲異其文義畧同○傳猗歎至
縣鼓　正義曰猗風猗嗟共文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那
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礼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
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
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
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
至之類　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
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
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湯之樂也此述成湯
之功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
制始植我嬲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嬲湯即位夏爲
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
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

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曼露九招六列之
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鞉亦鞞植之意鞉雖不植以
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
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鞉之狀也○傳衎
樂至假大 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爲人子孫
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
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
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
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 正
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
繫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
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
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
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
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
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
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
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
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
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

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臯陶謨說作蕭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礼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當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礼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以故作記者言及之也○傳聲至尚聲　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爲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澥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蒙万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礼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澥之○箋磬玉磬　正義曰此申說

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爲樂器
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立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
磬也皐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
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於赫
至然閑　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
云湯善爲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
以孫對之子孫登祖而謂祖善爲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
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爲傳者
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大鍾曰庸也以戰
爲鍾鼓之狀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戰戰然有
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嘉客至扶助　正義曰王制祭名
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
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
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
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礼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
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
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
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礼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爲
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礼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

之扶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烈祖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疏】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揔之○箋中宗至中宗　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礼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

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礼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與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祜音户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酤音户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祼古乱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无爭也箋云

烈祖

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
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
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
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
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鬷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爭
鬭之爭注同綏音妥安也耇
音苟總音揔調音條裸音灌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
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八
鸞
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約軝轂飾也鸞在鑣四
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
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
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
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軝
祁支反錯如字徐又采故反鶬七羊反本又作鎗溥音普穰
如羊反轂古木反下音式鑣
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遥反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
靈又下與我以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疏嗟嗟至之將○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期故得及尔中宗以此勇既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余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群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惣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軧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礼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郎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万國之懽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使之豈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

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
者乃由湯善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
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
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揔
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
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
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
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
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畧
同○傳秩常至賚賜　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
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
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旣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旣載事同故
知酤是酒也○箋祐福至思成　正義曰祐福釋詁文以思
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
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
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旣言常福又言重賜無
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
所謂鬷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中宗
也故和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
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旣載清酒於樽謂

酌以裸獻案禮言周法裸用鬱鬯勢礼雖則不明其裸亦應
用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醲秬爲酒築鬱金草和之而
已物揔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
曲辯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
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　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
戒而至非訓戒爲至也鬷揔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
假大釋詁文揔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揔集或有言語
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
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
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
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軝錯衡諸侯來朝之事
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群
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爲升故易傳以鬷假爲設薦進俎之時
諸侯揔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礼非獨爲助
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
得礼故歸美焉○傳八鸞至假大　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
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

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其義不明但軝衡是諸侯之卑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礼而來朝也○箋約軝至歡心　正義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絲色纏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礼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鄭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為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軝錯衡與軝車有奠追文奠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為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軝錯衡為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郡礼雖云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為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以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為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礼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　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

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箋此祭至言之　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玄鳥燕也一名鳦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祫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雊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偰同又作禼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字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祫是後本也

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
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詩人
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
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與其功業又述武
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
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揔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
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箋祀當至大事　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
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
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
宜當爲祫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
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
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
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
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爲
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
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
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
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
此祫祭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

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偏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旣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

事於六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

時有憂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爲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仍恐後字致惑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大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

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娀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古帝命
郊禖音梅本亦作高禖卯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
武湯正域彼四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正長域有
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
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
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
功法度明也
○解音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大糦是承勝任也箋云交龍爲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
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
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
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
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糦
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邦畿千里維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
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

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疆居良反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揔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

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内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已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與殷之道能爲四海所變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illegible]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鳦也

邑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
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
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
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
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
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
祀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
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爲天所命以玄
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
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
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始
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是芒芒爲大貌也○箋天使至天意　正義曰鄭以中候契
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
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
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
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
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
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
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

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郼郼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郼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郼即偃師是也然則郼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郼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

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
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
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
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
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
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九州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内皆爲已有非訓
域爲有也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爲九
分皆爲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爲同王肅云
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古帝至之王 正義曰湯之受命
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
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故得稱天爲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
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爲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
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
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武丁高宗 正義曰作詩所以
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
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
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度明 正義曰商之先君
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
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

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箋交龍至大國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連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　正義曰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

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箋肇當至及外　正義曰
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爲兆言已令千里之
内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爲兆域先安畿内
後正四海言其自内及外也○傳景大負均何任　正義曰
景大釋詁文負者周匝之言故爲均也荷者在負之義故爲
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負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
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至多
福　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負爲云何爲何
者以頌弁既辭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
句言湯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
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負是諸侯
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易傳
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四海爲界也因即
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内中國諸侯來至貢獻
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湯之言故
開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 七十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 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故言大禘以揔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爲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爲此頌故爲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

公　之

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群神不舉皆無圜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圜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以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際天南郊亦名爲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際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至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王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

用

也

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

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既長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濬音峻哲音哲字或作哲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圜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疏

濬哲至生商○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爲圓

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傳濬深至隕均　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爲外對京師爲内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内諸夏爲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隕當至爲乆　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物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乆見其祥也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乆也○傳有娀至生商　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帝黑至廣大　正義曰褅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戎氏之國亦始廣

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女之者君子言
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
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
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
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
疏
傳玄王至履礼
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履礼釋言
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箋承黑至盡行
正義曰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
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商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
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
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候握河

紀說堯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虞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襃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

【疏】箋截整至整齊　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

其所職不敢内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齊如字浸子鴆反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日齊齊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則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士遐嫁反

疏帝命至九圍 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與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

遲

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寛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爲天下王也○傳至湯與天心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引此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箋帝命至天心 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與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爲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侵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升至九州 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 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祗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寛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寛言其急於己而

綴於人也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球玉綴表
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爲天
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
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
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球音求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
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虯反珽吐頂反天子
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縿所銜反著直畧反鄉
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祿是遒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
人爭前後○絿音求徐音虯遒子由反又在由反
疏受小球至是遒○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
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鎭圭也大球玉
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能
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
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
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
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
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傳球玉至

旒章 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
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
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綴猶至著焉 正義曰內則
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
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
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
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
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
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
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者以
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
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
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
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
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
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
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
旗之縿旒者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王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峻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又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戁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傳音孚本亦作敷戁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緫音宗恐曲勇反憚丹末反

疏受小至是總○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總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

○傳共法至龍和　正義曰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天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共執至之謂　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採爲美譽則此宜爲榮名且韻宜爲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旆蒲貝反鉞音越中張仲反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苞本蘖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

壹截然○蘖五葛反韓詩云絕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巳音紀又音杞

疏

武王至夏桀○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代昆吾之與夏桀羣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蘖餘 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順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

先代

亟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苞豊至截然　正義曰苞豊釋
詁文以比詩之言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
湯而云豊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
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
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爲三也故云天
豊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
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子
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
類包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永藉餘
緒國大禮盛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
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
不能以行中遂天意也○箋韋豕至時誅　正義曰鄭語云
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
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已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
家韋爲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
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
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
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
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勢句有所施以其足
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

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中如字又張仲反橈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

疏昔在至商王○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末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

之特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撓敗　正義曰傳以業爲苞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苞櫱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　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二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章五句五章章六句卒章七

句至高宗　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脩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本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撻他達反韓詩云撻達也罙面規反說文作𡨦從冖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窌也俘音孚囚也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處昌慮反下同

疏撻彼至之緒○毛以爲撻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

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罙爲冒又以
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
同○箋䡍疾至裒聚 正義曰䡍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
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
武丁也荊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荊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
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罙者深入之
意故爲深也裒聚釋詁○箋有鍾至士衆 正義曰有鍾鼓
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
易傳爲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
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方城之
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箋緒
業至功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爲業是
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
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
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
然太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

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曰商是常鄉所也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見氏都啼反世見賢遍反而背音佩

疏箋氏羌至不如　正義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璧下同注放此王音辟邪也適直革反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

來

淵岱同朝 天命至匪解 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
亶遥反 疏 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
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
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
非得有解倦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
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禹平至云然 正義曰箋以
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
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皐陶謨云禹曰予荒度土功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
畢廣輪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
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
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
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
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
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
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
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結粟米者是甸服
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
之内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
者卜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

爲五千里耳王肅註尚書惣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言盖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游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之內尚至七千禹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廢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幾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盖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蒸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周當復其故地面至

慢

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内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向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稾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僭

之 利

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疏傳嚴敬至封大　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
蛇是封爲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　正義曰降下違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
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
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
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重直用反疏商邑至後生　正義曰此文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爲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

學校

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爲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斷音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榩桷音角梴丑連反又力鱣反柔梴物同耳字音羶俗作易以豉反下同椹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

疏 陟彼至孔安○毛以爲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椽又爲椹言正斲於椹上又以旅爲衆唯此爲異餘同○傳丸丸至路寢

之　公

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從謂從之來歸也受
敬旅陳繹詁文梴者椽也椽以長爲善故梴爲長貌王之所
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梴爲梴
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梴楹以松栢爲之言無彫
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椹謂至寢焉　正義曰椹謂
之椹擬繹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梴不宜
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
猶擇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
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爲梴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
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
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
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
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爲
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
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
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
句一章五句

用

也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䟽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

昭和四十九年六月　發行

毛詩註疏　第四卷（全四卷）

解題　長澤規矩也

發行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
栃木縣足利市昌平町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內

印刷　汲古書院印刷所

製作
發賣　汲古書院
東京都千代田區飯田橋二−五−四
電話（二六五）九七六四
振替東京一五八〇三五